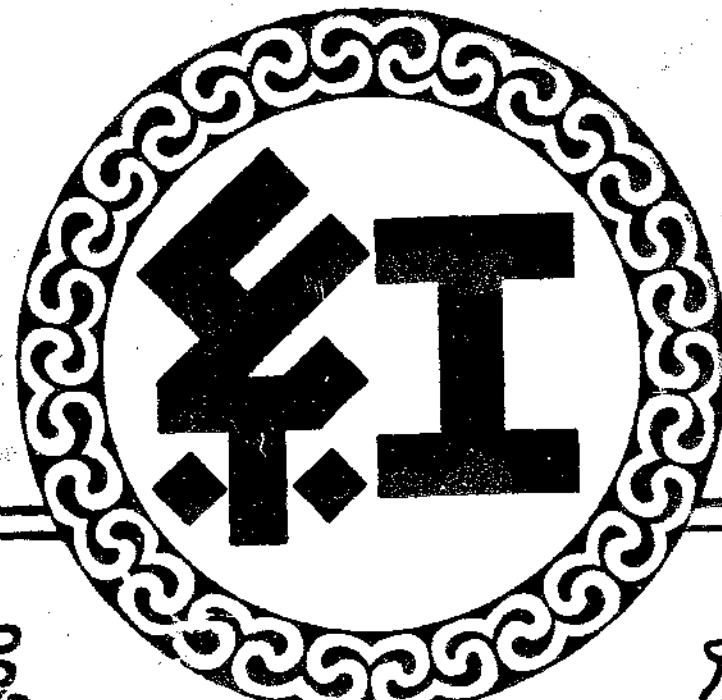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言心

雅

期三卷二

雲光



上海慈界書印局南行

小說週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大方

英美駐華總理有限公司
總理有限公司



溽暑蒸人。

易致煩悶。

試吸

長城牌香烟一枝。

則積鬱全消。

精神回復可知。
此烟之品質佳也。

內有獎券



中國南
洋兄弟
烟草公
司出品

可換贈品



南京圖書館藏

紅雜誌

第五十三期目次

癸亥七月十三日發行

短篇小說

磁善薩.....李涵秋

社會心理測驗.....嚴獨鶴

老牌文丐.....春夢

三虎村.....徐枕亞

新山歌.....朱楓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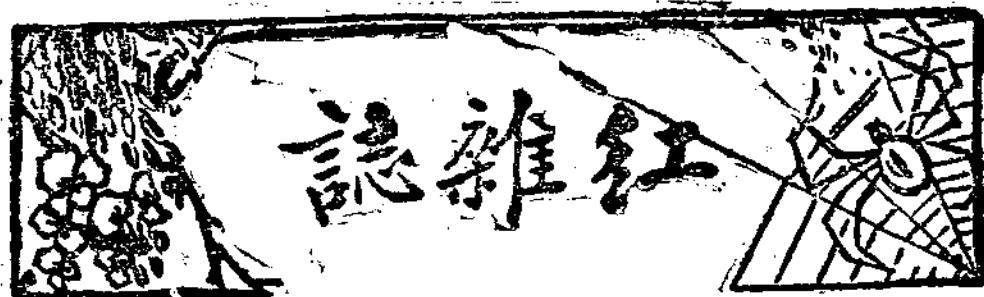
小瘦紅闌詩隨.....孫懷楨

詣詩.....陳秋水

煤炭店裏的娘娘.....程瞻廬

阿巧傳.....朱楓隱





目
次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四張).....不肖生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五十三回 世衰道微倡神怪說 雲翳月蔽聽荒唐言

鳳仙花山歌.....戚飯牛
機會.....徐卓呆

想入非非錄.....程瞻廬

餐風錄.....胡寄塵

望雲居雜錄.....程瞻廬

春秋.....秀鸞女士

雪話談助.....稽錫華女士



對讀者的話



從來偵探小說的開場往往是講某處出了件命案或是失去了甚麼寶貴物件或是接到了一封奇怪信函。警告事主這種作法初看很聰明。但是現在已經看厭了。所以吾要求做偵探小說的幾位著作家另想些新作法。以獎讀者。承蒙諸位作者都很贊成鄙見。因此鄙人同潛盦等編輯的「偵探世界」裏邊頗有幾篇佈局新穎的作品。而要算徐卓呆先生最能標新立異。本雜誌本期刊的「機會」一篇。也是徐先生新穎作品之一。請讀者注意啊。

上一期拙作「蟲謠」第三段結束兩句。擬改為「環境使然。可惜可惜。」因

小病之罪不致于死也。

陳君玉蔣雪庵齊天生齊伯平聞雲鶴盧麥浪等緣諸先生鑒尊址無從檢查。

乞示以便將贈品寄奉。

(濟羣)



李涵秋先生遺像

萬葉集卷之四

元一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毛氏本草上卷序三叶毛冬青

吾位甚卑念念不遑移也

周易春秋經詩書而集之

前有伏虎又稱為雲山六說 21

皆不應為誰所拘。抑五年已來

答武方風性錄

王居士詩集

卷之三

— 3 —

- 10 -

踏墨生先秋涌李

興泰電燈公司

新式臺擺風扇

四葉子 每把 大洋拾貳元
五角

本公司運到大批電氣風扇懸
掛檯擺一列齊備大小尺寸任
憑揀選承蒙惠顧價特便宜任

◆號三二十七字A路川四海上◆

●號九一一四央中話電●

草廉士大醫生創製之聖藥有不分年齡之奇功是以草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及紅色清導丸爲成人之良藥小孩自己藥片係專爲孩兒及小孩體質相宜之藥藥即如蘭州電報局司事毛西河先生之閱歷足徵草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醫治成人胃病之特效嬰孩自己藥片有嬰兒胃疾之功用矣毛西河君來書云久耳貴藥房出品之紅色補丸頗奏奇驗然曾未一試比年因塵事稍繁每至食後必欲作事此僕之憤情詎知食後卽行勞心作事於消化上諸多不利於是飲食漸減成謂消化不良宜服易於消化之劑中西參用均屬罔效旋乃思得黃連丸之紅色補丸遂至市上購得一瓶服後飲食驟增精神亦因之大振此皆紅色補丸之所賜也又少兒天靈

化消不胃患均子穉與父爲

韋廉士醫生用紅色補丸治療其父，自己調治藥片也其子。



衛生小書老幼相宜

茲有精美小書名曰衛生常識以及保赤妙訣如欲索取即須寄
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開揚州四十里。有一座極熱
鬧的鎮市。這鎮市的名兒人

離

開揚州四十里。有一座極熱
鬧的鎮市。這鎮市的名兒人

皆叫他做邵伯鎮。若論那地方形

勢。雖非天塹之險。然而南連瓜步。

北接清淮。到也是一個水路通衢

要道。什麼帆船呀。輪船呀。天天都

打從那裏經過。因此該鎮上的商

務。越發興旺了。距鎮北約里許有

一蘭若。名叫來鶴寺。但這寺何以

叫做來鶴。就連在下生長斯土也

莫明其中奧妙。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從前建築這寺的時候。忽有隻鶴從天空飛下。落成之後。當地人士所以就把他命名。一來爲的是有祥瑞之徵。二來爲的是可作永遠紀念。其時我聽了所說的話。方才恍然明



磁苦薩

李涵秋

白。不過此事與本書無甚關係。也就不必代他細細參考了。閒言不表。且說來鶴寺由建築至今約莫已有百餘載。廟貌雖古風景到還幽雅。靠着那院牆裏面高高露出垂楊幾樹。天色向晚便有成羣鳥雀圍攏着。叫個不住。似乎與那清磬之音互相酬和。無論是誰身處其境。那一種名利念頭不由而然的早就烟消火滅。可見山林城市趣味各自不同。入內老樹參天。奇花滿路。單就牡丹一項而論。足足有數百本之多。到了春暖的當兒。開得如同錦繡一樣。古人稱他做天香國色。可謂名不虛傳。因此本地紳衿每遇花時。莫不藉斯宴客。就是遠來商賈亦復進去游觀。香火之繁那就越發不消說。得大殿過去。後面還有層樓。其中供有無數佛像。惟年湮代遠。金碧之色業已黯然無光。牆壁四周又大半爲風霜所蝕。愈顯出那種荒涼氣象。照這說法。難道不會重行修理嗎？無如這寺雖薄有田產。每歲收入除一切日用開支外。修葺之費尙且不敷。何況大興土木呢？咳。無米難炊。竟硬生生地把個大好叢林弄到這樣破敗不堪的地步。也只好諉諸氣運罷。宦鏡人是一個天方教徒。他在城內開設骨董舖。營業到很發達。不問什麼古玩呀。彝鼎呀。書畫呀。一經到他眼睛裏來。非但能別其真僞。而且曉得是那一朝。那一代的物件。這又是甚麼緣故呢？大凡人吃了這行飯。許多年自然就會有些經驗。況他素來對於骨董很究研的。所以那班大人先生們因爲他的眼睛。

能識貨。要購骨董呢。沒有個不前來重託他。他的信用既昭着。就是賤價買來的復行重價賣出去。人還說。他是一文不賺。其實他的腰包裏早已揣得十足了。常言說得好。對本對利。像鏡人做的這買賣一本十利。恐怕還不止哩。這一天鏡人到邵伯去有事。剛剛上了岸。就碰着一位舊友姚文傑。當下文傑便問他道。老哥甚時來此現住何處。究竟還有幾日耽擱。鏡人道。適才抵鎮旅館。尙未覓定。大約也不過耽擱三五日光景。文傑道。既然耽擱三五日。犯不着再住旅館。前面便是寒舍。不妨屈宿幾宵。一叙多年。的闊別。鏡人道。好。雖好。但無端打擾。未免難以爲情。文傑道。彼此至交。說不到這裏。於是鏡人就寓在文傑公館內。原來文傑先前本是個極窮的人。後來買了一張獎義券。居然得中了頭獎。登時就暴富起來。最可笑的天老爺也會勢利。自從文傑享受了這巨款。不管做甚事。偏保佑他順順遂遂的。因此文傑在那鎮市上。雖不算個財主。也還稱得起小康恰巧。鏡人碰着他。正是那仲春時候。文傑第二天便在來鶴寺。備了一席酒。替他洗塵。這也是交際上應有的情事。誰知道勢利莫過於和尚。那方丈平時除得巴結幾個當道紳士外。別的人一概也瞧不起他。今日聽說文傑到此來。宴會不特不敢拿出自大的架子。并且小心趨奉。恭維得叫人實在難受。推原其故。無非是金錢魔力把他制服住了。午餐甫畢。他又陪同文傑等至後樓看佛像。其時鏡人到了。

樓上覺得別的一無可取惟有佛龕中的一座磁佛長不過二三尺通體潔白到是一件貴重物品心裏不無微動然而彼雖如此臉上却一毫不露顏色流連許久早已日影西斜文傑當下取出鈔票二十元給那方丈作爲香儀也就同鏡人匆匆返寓鏡人在鎮勾留好幾日公事業已辦竣即向文傑告別文傑挽留再四回耐鏡人事務繁急欲回轉遂也不便再行勉強良朋聚首倏又分離歡會不常大是人生憾事這也不獨文傑鏡人二人爲然了光陰飛快眨眨眼又到五月中旬那邵伯朱家港馬頭排列着小船無算向岸上招攬搭客甚爲熱鬧就在這個當兒上流忽來了五官艙大船一隻上面還高掛官銜旗兒一面寫的是什麼衆議院議員顧字樣船頭上的水手又一個個挺腰凸肚好像吃了虎肉似的大聲喊道我們顧大人。的船來了快讓開些呀快讓開些呀不待詞畢那竹篙子就如雨點般的打下來可憐那一羣小船幾乎避讓不及忙不迭的一古腦兒全行開去讓出地方給他們停泊船才靠岸就見水手們下錨的下錨繫纜的繫纜這時岸旁圍觀的愈聚愈衆以爲他們如此兇橫必定仗着船主的勢力才能有此氣焰都代那些小船忿忿不平從中有一少年低低問水手道你們船上坐的是那一家紳宦呀水手帶睬不睬的說道旗上的官銜你難道不看見嗎少年抬頭一望見寫的是衆議院議員顧幾個字當下便向身旁一個年老的

問道請問老先生衆議院議員五字怎講年老的笑道哎唷衆議院議員呀閻得很闊得很你們年輕不懂待我來告訴你衆議院是我們國家一個立法機關神聖不可侵犯議院裏的議員又是我們大家把他公舉出來做我們的人民代表國家有甚事體都要由他們通過他們說行呢就行說不行呢就不能行權力之大無以復加總統不好他可以彈劾軍閥不好他也可以彈劾至於各省督軍省長格外不在他們眼下要他們不彈劾也容易把成大把金錢捧出來送給他他可以擡擡勝子讓他們過去我嘗對我的親戚朋友說有錢的人家子弟切莫要把他做官最好不過拿出幾萬銀子代他運動一個議員一生就吃着不盡榮宗耀祖還在其次呢正在說得高興船內忽出來一個管家招呼水手道你們聽着我們太太要到來鶴寺去燒一燒香趕快雇一乘大轎來那少年和老者見有人出來恐怕被他聽見惹出大禍也就一閃而散停了片刻轎子已到只見兩名女僕從船中擡出一位中年婦人很有福相慢慢行至船頭那班水手們忙不迭的打起扶手讓他們大衆登岸簇擁着如飛而去不多一會已抵來鶴寺那寺內方丈好像有耳報神似的早已得了信在山門口迎接太太下了轎便遂卑躬屈節向前引導一步一步的走上台階徑入大殿太太坐下就有伺候香火的道人用硃紅漆描金茶盤獻上一碗好茶方丈又親自到裏面端出兩

碟。杵。杷。笑。嘻。嘻。指。着。說。道。這。杵。杷。才。由。樹。上。摘。下。來。味。道。比。外。間。買。的。還。好。太。太。請。用。一。點。一。面。說。着。一。面。就。命。人。在。各。菩。薩。座。前。點。起。香。燭。撞。鐘。擂。鼓。預。備。太。太。磕。頭。這。時。廟。內。僧。徒。也。就。手。忙。腳。亂。不。敢。怠。慢。不。一。會。功。夫。前。前。後。後。香。燭。都。已。點。好。太。太。遂。離。了。座。位。由。方。丈。帶。領。着。一。處。一。處。去。參。拜。佛。像。太。太。見。這。寺。院。牆。壁。固。然。朽。敗。就。連。那。莊。嚴。佛。像。也。黑。黝。得。不。堪。入。目。慨。然。問。老。和。尙。在。這。寺。住。持。幾。年。了。方。丈。道。老。僧。在。光。緒。年。間。便。來。這。裏。太。太。道。這。寺。在。你。手。裏。可。曾。修。理。過。麼。方。丈。道。這。寺。是。個。窮。寺。每。年。田。租。收。入。除。去。開。支。所。餘。無。幾。生。活。程。度。現。在。又。日。高。一。日。比。較。往。年。的。費。用。增。加。了。四。五。倍。還。不。止。安。有。閑。錢。來。做。此。事。縱。施。主。們。略。有。捐。助。也。過。稍。爲。修。理。罷。了。要。想。恢。復。舊。觀。談。何。容。易。太。太。道。究。竟。把。這。寺。重。行。翻。蓋。要。幾。多。錢。呢。方。丈。道。至。少。也。須。千。金。才。可。數。衍。太。太。道。這。場。功。德。我。來。做。了。罷。方。丈。聽。了。大。喜。當。即。頂。禮。合。十。哩。呴。嚙。說。道。南。無。阿。彌。陀。佛。太。太。做。了。這。場。功。德。菩。薩。知。道。一。定。也。要。庇。佑。的。太。太。道。我。做。這。功。德。其。中。也。有一。個。原。因。因。爲。我。們。大。人。身。體。素。來。單。弱。動。不。動。就。會。生。病。來。後。來。我。在。菩。薩。面。前。發。下。宏。願。菩。薩。如。能。庇。佑。他。精。神。健。壯。百。病。消。除。自。當。再。塑。金。身。重。修。廟。宇。果。不。其。然。我。們。大。人。現。在。北。京。精。神。也。好。飯。量。也。好。這。不。是。菩。薩。庇。佑。的。麼。至。於。建。築。一。層。工。程。浩。大。非。十。朝。半。月。所。可。完。竣。我。打。算。明。日。回。揚。即。派。人。前。來。

工作大約趕緊修造三四個月是不可少的說着便站起身來向女僕道皮包呢女僕急忙遞給手內太太當時取出十元鈔票一張放在桌上道給他們大家分派罷老和尚如進城有事可順攏我們公館去歇歇腳也不妨事方丈道老僧如進城定然到公館替大人太太請安隨卽跟在後面送出山門而返隔了兩日城內果然下來許多工匠并有先前到寺裏來過的那個管家在此監督他們工作這事傳到外面閩鎮的人們都說姓顧的這功德實在做的不小因此也有捐助磚瓦的也有捐助木料的街談巷議莫不謂該寺嗣後香火比先前還要繁盛誰道世界上沒有肯做功德的人譬如顧大人家太太他有錢那處不會用偏生用在這個地方雖說是菩薩點化然而也要他肯捨財呢代寺裏和尚設想縱沒有別的報答設個長生祿位牌兒天天把香花供養着他才是道理話休贅敘再說來鶴寺自動了工作之後日夜趕不到中秋時節大功便告竣亭台殿閣固然油漆得煥然一新就是佛像金身也一個個光華奪目飲水思源來鶴寺能有今日要不得不歸功於姓顧的了上海爲華洋雜處之區交易繁商業早甲於全國單論骨董這項生意做洋莊的每年不知獲利多少這一天有家骨董鋪子裏陳設着許多古玩內中有磁佛一座真個潔白無瑕令人可愛據說還是明代所製偏偏巧巧某洋商由此經過一見便大加賞識立以四萬金購回諸

磁善謹

八

君要曉得這磁佛來歷就是吾書中上回所敘的來鶴寺一段文章但來鶴寺的磁佛他既不會生着翅膀又何以能飛到上海呢其中原委待在下慢慢補敘出來諸君便知這重黑幕了在那姚文傑和宦鏡人宴會來鶴寺的當兒書中曾言鏡人見了這座磁佛知是貴重物品心裏不無微動想閱書諸君還能憶及前事當時鏡人雖生了歹意又不能用那偷竊手段竊取而逃後來想出一條妙計叫他的妻子裝做願大人到手趕至上海出售人還讚揚那廟太太不止實則這齣把戲均係鏡人一人所爲不是在下將此事代他揭穿恐怕和尚們至今還藏在鼓裏俗說靠苦薩過日子宦鏡人花了千金資本得着四萬金代價家私又增加數倍這句話可謂確切不移了哇

特別事啓

本期新歇浦潮插圖暫闕准下期補印

社會心理測驗

嚴獨鶴



目前一般心理學家都注重心理測驗。我却沒研究過心理學。但是對於社會種種人物的心理倒也有一種很準確的測驗。

就錯了。如其有人贊成說我測驗得一些不錯。那麼我就可以另得一個新頭銜。教作社會心理學博士了。

人說他有錢。所以對窮人說你的境況也狠拮据。那人必定面紅耳赤。顯出一種難看的面孔來。倘把這句話對富翁說了。那人便一定要嘻着嘴笑道。正是。正是。

姨太太平日戴着一隻翻頭十足

社會心理測驗

二

的鑽石戒指。大家見了。嘖嘖稱羨。

咧。

他用的張媽手上也戴着一只銀戒指。自然連正眼都沒有人去瞧他。有一天。姨太太偶然高興。將自己的鑽石戒指給張媽戴了。教他伸着手給大家看。問這隻戒指好不好。大家見了都笑道。張媽。你這是那裏買來的假貨倒也好看。姨太太聽着好笑。又將張媽的銀戒

指套在自己手指上。也不給人看。那些人見了却自會問道。你這隻戒指祇怕是白金的價值狠不小。

聽了半句。說道。也還有些味兒。祇

一個人在臺上演說。聽的人倒有一大半在那裏打磕睡。假使這時候忽然有人站起來介紹道。（濟

羣道。演說在半中間介紹。是沒有事。獨鶴道。這是爲測驗心理起見。偶一爲之。）這位演說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某博士。登時磕睡的

腔調自然是好的。祇是這唱片公司收音收得太壞。所以那味兒就不對了。

人也會驚醒了跳起來拍手。

開了留聲機片唱戲。教一個自命

懂戲的人在隔壁聽。對他說道。這車中那些男子便忙不迭的一齊立起身來讓坐。好像這女郎坐了

坐電車的時候。祇要有一個短裙革履十分漂亮的女郎走了進來。

誰的位子。誰便是三生有幸。倘然

進來了一個白髮禿嘴鄉下老太婆，祇管喊謝。條讓我坐一坐。那些人都似聾子一般。祇望着他翻白眼。

一對洋裝的少年男女。並肩挽手。在馬路上走。路上的人。都要對他們看看。時都點頭微笑。這一笑彷彿是表示羨慕的意思。一對年過五十的老夫老妻。也並肩挽手在馬路上走。路上的人。也要對着他們看看。時都拍手大笑。這一笑不站住了。

知是表示什麼意思。

某公司有隔年的舊呢帽。廉價出售。每頂祇賣一塊半錢。陳列了兩禮拜。祇賣去了兩頂。公司中的經理。一想不對。連忙改變方針。將舊招貼撤去了。換上一張新招貼。說是新到呢帽。每頂六元。不到三天。

幾百頂呢帽。一齊賣光了。

上橋的時候。倘使閒着無事。大可鬧一個新鮮頑意。祇消一個人立在橋頂上。仰天望着。不到一分鐘。便有兩三個人跟你同立着望了。不到五分鐘。望的人便至少有十幾個了。其實到後來。你問我。我問你。都不知道望的是什麼。

一場小賭局完了。圈內中的賭客勝負如何。一人答道。我先輸了二十元。後來翻還來了。祇輸了三元。說着非常高興。幾乎要喜得跳起來。其實他到底。是輸的。又一人答

社會心理測驗

四

道。我先贏了十八元。後來又吐出。懊喪。像個要哭的樣子。其實他還去了。結果祇贏了兩元。說着十分是贏的。

這社會心理測驗。如有人投稿。
甚為歡迎。獨鶴附識。

老牌文丐

夢·春·

近來文丐兩個字。很出風頭。報紙上常常說起他。但是我以為老牌文丐。還要算是陶淵明。陶淵明先生。甯丟了縣知事不做。(文言叫縣令。白話文叫縣知事。)回到家鄉去討飯。諸君如不相信。有他的乞食詩為證。乞食詩的前四句道。「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這四句詩不是親自討過飯的人。決做不出。我們尋到他這個做文丐的憑據。陶先生要賴也賴不掉了。但是陶淵明的品格。能使後人欽佩。怪不得如今一般文丐。都要出出風頭了。

徐枕亞

三虎村



三虎村在粵之梅縣。舊名奇樹村。以村有古廟。廟後有巨木。高可參天。大數抱。相傳有樹神之魂。麗於樹。能爲禍福災祥。示徵於人。有奇驗。村之人供奉而膜拜之。間有從鄰村至者。聞無人蹤之古廟。轉因樹而盛香烟。聚人衆。廟之左近。則有設小肆。擺攤。售香燭紙馬素果。及其他食物玩具。稱是胥奇樹之能力所號召者。而村以是名。然自世界進化以還。數十年來。人類之知識。日見猛晉。梅縣雖僻陋。亦時有進步之觀。近時人民迷信既減。而樹亦漸失其靈。同時有柳家兄弟三虎之稱。其義俠聲望。播之遐邇。於是有名奇樹村曰三虎村者。而三虎之幼者。嘗於夏日登奇樹。裸而臥。羣咎其非禮。大不敬。有責令向樹服罪者。虎怒。拔劍斫樹枝數百條。曰。苟神有靈。請以三日內示應。某死不懼。衆乃駭謂虎敢傷神。咎必死。而虎已宣言姑俟之。以觀

三虎村

二

其後而虎竟無恙。緣是神之聲名遠不逮虎之威望。且樹體既虧亦無復昔時崢嶸茂盛之象。鄉之人且反言樹神已去。今靈爽全非矣。自是厥後奇樹村之名迺漸爲三虎村三字所掩。彼中人語曰。虎能伏神者以。此。今試言神虎之爭。其中却有一段傷心史。在柳爲梅縣望族。至清同光之間。有兄弟三人。曰琴蓀、劍蓀、鑄蓀。三人皆饒膂力。有俠氣。喜爲人洩不平事。而劍蓀妻扈一娘。尤工智計。能劍術。常能助兄弟計畫諸事。而兄弟亦皆服其指揮。若奉魁率。方是時。柳氏三虎之名。已聞於遠近矣。鑄蓀最幼。生有神力。自幼不好讀。喜刀劍技擊之學。一經指點。輒能領悟。試令演純熟如夙習。顧性頑急。如烈火。非所意願。雖猛虎在前。洪水在後。一切無所畏懼。兩兄以爲憂。曰。三弟有力如虎。而賦秉如此。其買禍將甚於吾儕。奈何。一娘獨激賞之。曰。此美質當好爲繙墨。闢之於正。異日不可量也。請於兩兄。以爲徒親督教之。武術外兼課文學。鑄蓀始頗聽命。未幾。又外出掠。人人之受侮者。皆弗能甘。或結衆與抗。兩兄不得已。乃爲料量解決。故人言琴蓀、劍蓀之。狹聲盛譽。鑄蓀促成者半其言。良不誣也。久之。兩兄嘲一娘曰。若自言爲弟師。將裁之於成。今奈何滋事益甚。一娘笑曰。此若兄弟好榜樣。我何能爲。雖然。試再治之。乃爲密室。錮鑄蓀局其門。加鎖焉。飲食皆自齎進。間數日。乃釋放半日。兩兄率之遊郊外。謂之休假。而室在園中。其後爲大樹。枝葉紛繁。人跡罕至。鑄蓀乃以。

劍穴壁大可容人。日則移晝櫃於壁以掩之。夜則去櫃自穴出。常至天明始返。始衆謂鑄蓀能受管束。頗相慰藉。而鑄蓀亦懷一娘教。未敢恣久之。故態漸萌。有小友曰周虎臣者。相交頗善。一夜月明如晝。鑄蓀俟一娘去。潛出蹊垣去訪虎臣。共釣於河。虎臣因爲言。西鄙王氏婦。不得於親。翁姑日多凌虐。之婦不堪痛苦。禱於奇樹之神。神示兆曰。可爲厭勝之術。以移親心。婦歸製絹爲人。男女各一大。小約寸許。藏之枕中。日日拜之。蓋梅俗相傳。有此術云。既而事洩。翁姑恨其誕縛。而笞之。又使裸其體。牽以過市。市人譁笑逐之。婦不任羞。遂自經死。鑄蓀聞之。怒激不可忍。顧亦弗語。垂釣如故。迨夜深。虎臣去。鑄蓀返家。竊一娘劍。往之王家。聞人語曰。今世無不了事。死一女子。又屬自殺。庸何傷。但需些少破費耳。鑄蓀立窗外。以樹陰蔽身。窺見窗內。言者爲王之翁姑。更有一人。軀幹魁偉。面紅如醉。人長髯繞雙頰。狀極威猛。鑄蓀蓋識之。其人爲西鄙勇士。曰豹子頭者。嘗從少林僧學技。精拳棒。力敵百人。而行不軌。常以力凌人者屢矣。鑄蓀知王之翁姑將賴爲護符。即亦弗怖。頃之。夫婦皆出。鑄蓀立起。揮劍斷一人首。其一大呼。鑄蓀亦殺之。豹子頭聞警。出拔刀鬪鑄蓀。鑄蓀雖能劍。而力弗逮。且遁。豹子頭忽揮刀劈鑄蓀。鑄蓀立低其首。而豹子頭已捉其髮。辯鑄蓀舉劍。弗及。遂被擒。時王衆畢集。縛鑄蓀將待曉而送之縣。比曉。則柳氏已知之一娘大慟曰。此我之過也。我教弟

三 虎 村

四

不慎乃令惹禍。何以見家人矣。遂偕劍蓀往覓豹子頭。豹子頭聞而笑曰。因聞彼夫婦勇迺敢覓我。命衆嚴守鑄蓀。一娘使劍蓀劫鑄蓀。而自禦豹子頭。戰久之一娘度劍蓀已得鑄蓀。亦弗復戀戰。豹子頭不肯釋苦相逼。一娘怒曰。此獠無禮。舉劍刺其胸。豹子頭左格以刀而右攻其肩。顧一娘劍已爲豹子頭所得。茲所用非己物。故不甚便利。劍遇刃幾折。鋒而豹子頭右刃已及肩。一娘躍而免。豹子頭聞鑄蓀被劫。因猛追一娘。適琴蓀亦持矛來助。二人共戰。豹子頭方相持。劍蓀亦返以劍授一娘。蓋從王氏覓得者。一娘原物也。一娘得劍大喜。遂搘豹子頭胸。損其左刃。豹子頭不支。將遁。爲琴蓀所執。一娘按劍數之。曰。子爲勇士。以力稱於鄉。不以濟衆。而以禍人。然則子非勇特怯者耳。杖而釋之去。豹子頭受辱不可耐。訪其師少林僧某者。以重金延之來。且携其舊同學劉某余某共至。居數日。僧偕兩徒往之柳向索佈施。業界之。而僧弗去。詞涉蠻橫。家人以語鑄蓀。鑄蓀怒出呵曰。方外人與世無爭。業已畀汝。而弗去。猶敢恣擾。何也。若獨弗聞柳氏三虎乎。而敢尋釁。行見汝身首異處。耳僧大笑曰。異哉。衲乃未聞有人而虎者。人而虎。則平日之恣橫可知。方外人慈悲爲本。正欲爲衆除此暴類爾。鑄蓀怒甚。覓巨杖逐之。僧接杖折而斷之。如拉枯枝。鑄蓀知弗敵。欲遁。僧顧其徒曰。擒之。徒共上捉鑄蓀去。一娘聞聲大駭。亟偕琴蓀兄弟出。與僧師徒戰。一娘劍傷劉某。而僧亦傷。

琴蓀翌日豹子頭又集衆助僧齧滅柳氏且縛鑄蓀於樹以辱之顧其衆皆懾於豹子頭威非所願助而柳氏兄弟得衆心亦率其村人相抗豹子頭之衆未戰而潰柳黨氣益壯共擒劉余二人僧及豹子頭皆遁去一娘乃使人言於豹子頭以劉余易回鑄蓀僧亦去不復來自是豹子頭之勢大挫而三虎之名益盛顧推原禍始茲事乃肇自樹神鑄蓀始與神爲仇遇人必言樹神不肖而害此賢婦聞者或信或不信其怯者懼神譖掩耳而走琴蓀妻韓氏迷信極深聞鑄蓀言輒驚惶謂將遭神怒切戒之鑄蓀弗聽咒神益力韓至私處於神爲鑄蓀懺悔鑄蓀益憎方暑期天大熱乃仗劍裸踞樹端示辱神也而神卒無靈自是神之威靈盡失矣而奇樹村之名遂爲三虎所掩神既失勢而香烟亦漸絕雖廟之附近亦弗復見市肆蹤跡云三虎中琴蓀劍蓀皆中年死鑄蓀得一娘督教學問漸深而意氣亦不如曩時之盛卒以文事進身入仕途有政聲焉。

枕亞曰三虎行俠可愛然非一娘其債事當甚衆也而卒使鑄蓀武爲文以名宦終一娘之功偉矣哉奇樹神以厭勝教人遂殺賢婦釀鉅變而乃厄於稚子之手損其數百年之威名快人快事得未曾有神果有知不憤死亦合愧死余論三虎之功其爲地方興替者當推此爲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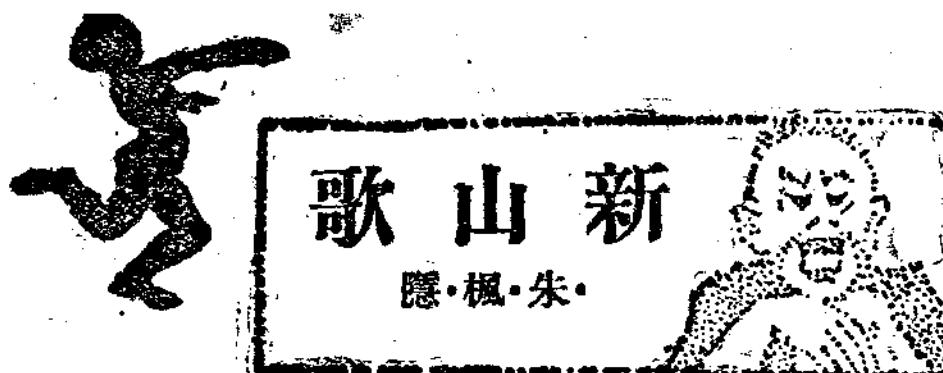
新山歌

六

月亮亮 戒貪涼也

月亮亮乘風涼。走到大馬路上去白相。相看見一輛汽車。登拉面前過中坐青年。男女人一雙嘴裏唧唧噥噥不知說的什麼話。大抵去逛游戲場屋頂花園上面多快風。冰浸荷蘭水吃仔二三打。直到三更半夜方歸去。滿身冷露浸衣裳一個夏天風寒受足仔。等到秋來病一場。延醫問卜求佛許願都無效。恩愛夫妻拆散仔。場奉勸諸君衛生最要緊。勿要貪圖風涼拿格性命得來摟白相。

月亮亮乘風涼。走到大馬路上去白相。相彎彎曲曲兜圈子。走過许多多化化小弄堂。看見板檣板櫈擺滿仔。一弄有許多男男女女露天乘風涼。因爲日裏作工多辛苦。睡在板櫈上。不知不覺一夢入黃梁。等到覺來。身上涼颼颼。那曉得風寒已。經入膏肓。秋來一病延醫問卜。求佛許願都無效。雙脚一挺見閻王奉勸諸君衛生最要緊。勿要貪圖風涼拿格性命得來摟白相。





小瘦紅闇話墮

癯媛

記某宮保化牛事

江都薛子曙。嘗語予以某宮保化牛事。說至駭怪。予初不甚實信。而彼乃確鑿言之。竟似實有其事也者。是不可以不記也。曙星曰。清季毘陵某宮保。聲名著於一時。生平官商并營。遂致奇富。某歲宮保卒。其記室金某亦卒。金某生時。嘗爲人貸銀萬兩。未立券。而金死。債家索銀。貸者曰。券雖未立。有信。信亦憑也。能歸我貸銀之信。我

必償銀如數。債家不得已。向金子索信。傾籃求之。不獲。訟之官。官以無證。不理。債家之友聞之。曰。子盍往求某律師。訟或得直。某律師。英人也。旅滬久。習知中國事。債家往述其事。某律師曰。君無證。訟必不勝。雖然。君能信我無欺。我固能爲覓證。債家欣然問計。律師曰。吾國有術者。能入冥中覓鬼計事。今方蒞中國。君能以五百金。并金某生卒年月日時。至吾爲君延術者覓

之。何如。債家曰。五百金非難。第吾曩者索信急。致與金子翻譯。不能更問其生卒時日。奈何已。而曰。金某嘗爲某宮保記室。宮保生而有名於世。既死。不應無聞。術者誠能見宮保。當不難。并得金某也。律師然其說。往見術者。術者問宮保里居甚悉。旋遂偃臥如死。良久始蘇。曰。憊矣。走冥司遍覓宮保。不得。宮保已化牛矣。債家聞語爽然。術者曰。君毋疑吾曩言。吾言實有徵。宮保家人可質也。吾聞宮保託生時。嘗示夢於其家人。其所化牛在揚州大橋鎮之某鄉。以某月某日產背有紋。若篆書曰。某某汝如吾言。問之。有一不

憑也。明日舉家往大橋。以重金購牛歸。牛爲之涕下。悲鳴既至。家直趨中堂。若素識者。債家聞其事。益異術者之言。多方求得金某之生卒時日。告之術者。竟得原信。於金某複壁中。其術之神如此。曙星又曰。此事爲王伯恭先生述以告父執張雙塘者。予隅坐而聽之。時同縣某生亦在側。聞是說。竟慘然不歡。予私問生生曰。吾叔祖事與此絕相類。亦嘗示夢於家。其人生時初無甚失德。但工心計。能億中獲多金耳。乃竟受如是之慘報。亦滋足令人寒心矣。

記晚明東王公事

洪憲帝制案起。蔡松坡矢志反對。決不贊同。顧以家哭。立償其金五百。曰。微君見告。吾家人不知。夢之有屬方在京。懼不得免於禍。乃僞爲與妻反。日朝夕詬

諒不已。夫人大憤恚，挈其子女以行，示已與蔡絕也。夫人旣去，蔡益恣情聲色，與名妓小鳳仙狎。日必留戀其家，寘國事於不問。袁氏知其無大志也，防守漸疏。蔡遂乘間出京赴濱，舉事袁不能勝。帝制卒以取消。蓋其前此之種種所爲，乃純爲保全家屬計也。時人咸以爲智不可及。予按此與明季東王公事絕相類。東王公者，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江字長升。初爲浙紹餘姚人，後遷慈谿之葉嶼。恩陵旣殉，國浙東義師雲起，公與同里王翊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已乃頓兵於四明之杜嶼，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爲東西王公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海上諸師旅皆資其力以爲助。及不幸

而事敗，西王公避入海。公亦乘間逃去。時清兵已踞浙，乃刦其母以招之。公則盡薙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清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喜甚，盛設館帳如幕府。而所以防閑之者至嚴，未幾其母以天年終。公忽買一妾，瞞之甚。其夫人晨夜勃谿，妬聲著聞於外。公乃控之吏，出其夫人。夫人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失，觀者大駭。咸目公爲忍人。公亦不寘辯也。一日，公游湖上，守者以其寵妾猶在，初不之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之爲術，特藉以脫其妻也。公旣去杭，携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使爲監軍。乙未沈調倫軍復起四明山中，迎公往，再與清軍戰。公竟中流矢卒，談者惜之。以此例，蔡松坡事雖成敗不無

小瘦紅閣話鹽

四

異致。至其善用機智，則一予爲比。而同之亦極無獨有偶。之佳話矣。又有御史李長祥者，與公同時起義。事敗後，散兵隱山中。清江督郎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則羈之也。李亦自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遂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士必無他矣。一夕忽遜去。大索者久卒不可得。此其蹤跡頗與公不謀而合。故爲附記及之。

隨園詩話考證

如皋冒鶴亭先生（廣生）嘗從滿州某侍郎家得隨園詩話批本一種。聞爲清乾嘉間滿人伍拉納子名舒某者之手筆。雖持論未必盡愜。而所記遺聞佚事。頗足以供談助。且對於倉山一老尤多不滿之詞。據

彼自言。嘗親往隨園數次。與此老相周旋。在是園未屬袁氏以前。本爲一吳姓者所有。是爲吾人曩所未聞者。其記親往隨園事。則曰：余記十一歲時。家君方任江甯藩司。一日隨業師黃望庭先生往隱仙庵吃桂花栗子。道士善弈。先生與對局。弈竟同到隨園。子才出迎。款待甚周。時年六十餘。康健如少壯。面麻而長。微鬚已半白。身高五尺餘。園中窗櫺玻璃皆紫藍各色。肴饌精雅。吃麵四碗而散。乾隆辛亥。余年二十歲。以三等侍衛乞假。省家君於閩督任。再過隨園。子才時往蘇州。比到蘇相見。子才已七十六歲。向余索詩。答以不會作詩。深爲惋惜。令伊女弟子作點心兩盤。醬葱蒸鷄。一盤鰣乾爛肉。一盤爲贈。余餵以四十

金而別。比嘉慶己卯三過隨園，則已荒爲茶肆矣。又曰：余十二歲隨家母到隨園三次，飯後見其太夫人并其妾四人，皆不美。同聲報怨，此處不好，四面無牆。鬧鬼鬧賊，人家又遠，買食物皆不方便。鴟鴞豺狼徹夜叫喚，不能安睡。云云亦可笑也。其痛詆隨園詩話，則曰：一部詩話，將福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諸人說來說去，多至十次八次，異可謂俗。真可謂頻。又曰：子才壯年所交者，止尹文端一人。其餘如奇麗川、孫補山、則相交皆在六七十歲後，不能十分得力。若福敬齋和希齋，則更後之後者不及半年，福和均死。軍中若早十年，子才自有無限好機會也。又曰：福康安之結交，子才是孫補山爲作走狗，和琳則黃小松爲作

走狗。又曰：傅文忠本不識字，何由知詩？子才詩話中之與鄂文端傅文忠論交，皆借以嚇騙江浙之酸丁。寒士以自重，聲氣耳。鄭板橋趙雲松作文，賤之不足取也。又曰：一部詩話，助刻資者豈但畢秋帆、孫繼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選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皇皇百帙，可擇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舉秋帆家本棉花巨商，以乾隆年間通榜中舉，由中書值軍機處，繼至大魁，皆于敏中等之力。後又寄和相國、珅門下，遂至督撫。和珅敗後，抄家奪謚，一敗塗地。子才以其詩比梅村，奉承太過，秋帆亦必不敢當。畢太夫人詩既不佳，事無可記，選之何爲？按此皆子才生平嗜名嗜利。

情罪。章之。事雖百口。無以自解者也。又謂劉石菴。盧雅雨。兩人皆與子才不洽。其於劉則曰。劉崇如名。墉有劉曉子之名。承其尊人文正公之後。亦思勉爲君子。而心地不純。乃遂成爲假道學。和珅秉政。劉亦委身門下。弊端又從而排擠之。異小人之尤也。其官江南太守日。乃實欲逐子才。賴尹文端之力而止。然其詛毀子才已。不遺餘力矣。於盧則曰。雅雨爲人目空一切。江南才藪。其許可者寥寥。尹制軍深忌之。其後得禱。尹之力。余嘗在紀曉嵐家見其全集。用筆靈動。學力極深。雅雨深鄙子才。故子才亦恨之。又詩話中。謂高麗使臣朴齊家。以重價購小倉山房詩及詞譜。詩竟不可得。怏怏而去。批本取之。則曰。高麗

書賈入京。凡遇廠肆新出詩文小說。無不購歸。不論美惡。本無名動外國之足言。余在廠肆。曾開字畫店。故知之甚深。若謂指名購袁劉之詩。則欺世詭詩話。又自記壬戌外用。走辭首相鄂文端公。蒙公留飯。論當代名臣。公少許可云云。批本駁之。則曰。鄂公。留子才。飯爲斷無之事。乾隆二年以後。上令鄂公專在御園靜養。日賜人參三錢。除計畫大事外。從不與外人交結。雖內外大臣。且不能一面子。才一外用。知縣何從。留飯。更何從。有此深談造言欺人。一何可笑。統觀批本全部。對於子才之抨擊。幾使體無完膚。通天老狐。至此忽然露尾。讀之真堪發噱。今人不察。竟猶有奉此老爲詩家圭臬者。噫。是亦不可以已乎。

古詩六首

穎川秋水



父母看女婿(五古)

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除却瞽目媼。天下同一例。
黑面像周倉。謂爲公瑾麗鬚子。
像虬髯。謂與衛玠比。就是鬚頭也。把電燈擬。就是爛麻皮也。
作鮮花綴。厥故問爲誰。實爲嬌女計。愛屋乃及烏。眼光遂受蔽。

勸歸兒子自家好(七古)

勸歸兒子自家好。鄰舍聽來真絕倒。無奈個中人。着迷四處逢。
人便稱道勸歸像蠅。猶蒼蠅吃個飽食客。三千孟嘗君。今日蠅來是預兆。
勸歸像電燈。色白光皓皓世界。明星是阿誰。惟有吾兒光四表。君不見。苗碩子惡雨。不知諺語古來說過了。

譜詩六首

三

天勿打忤逆(五絕)

天勿打忤逆(濁諺有天勿打忤逆一代還一代之說)古語真明白怪底非孝家
命把家庭革

娘舅要叫小外甥(七絕)

娘舅要叫(濁音讀如高)小外甥舅媽激氣損像生外婆聽了異光火沸反盈天信
口爭

愛子敬先生(五律)

愛子敬先生而今道反行。舉比成冷板。苜蓿佐殘羹。常白東家眼。孰青西席睛。况教
加取歸師道。較前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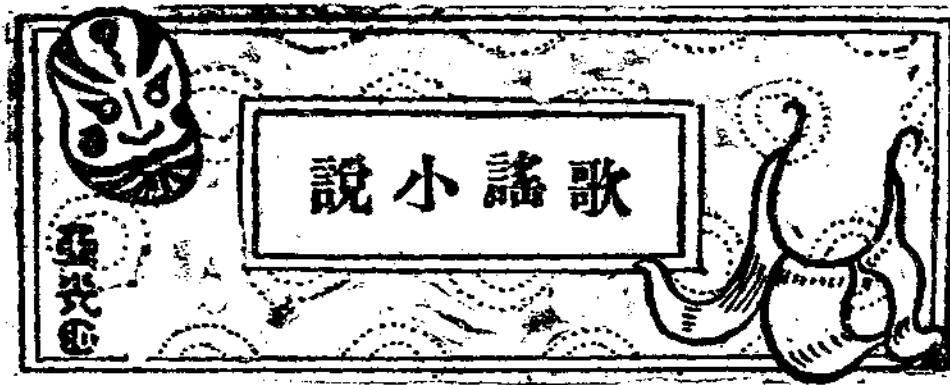
情人眼裏出西施(七律)

情人眼裏出西施。便是無鹽也。入時眸目却移烟視。好粗眉浪說月痕奇。豐肌膚腫。
楊家女瘦骨支離。趙氏姬逐臭海濱。真可笑夫差。今變愛無差。(音雌等次也)



煤炭店裏的娘娘

程瞻廬



從來小家多碧玉。張家有女喚銀菊。銀菊肌膚白似銀。眉清目秀真不俗。天天打扮愛風光。惹得人人都注目。宛比一朵白荷花。不染污泥香馥馥。香馥馥張銀菊。可惜媽媽太作惡。把伊嫁個煤炭郎。雪白肌膚沾醜覲。

煤炭郎李阿雙。一心要討美妻房。瞧見銀菊生得俏。宛比蒼蠅見了糖。專誠去訪張媽媽。接二連三灌米湯。

媽媽短。媽媽長。媽媽便是西天佛。媽媽便是生身娘。倘把銀菊嫁了我。每月助你五斗糧。倘把銀菊嫁了我。每月貼你十隻洋。媽媽有了半子靠孝順。女婿勝兒郎。廚房不用買柴燒。自有煤餅送。岳娘冬天不用嫌腳冷。自有炭基送。岳娘逢時逢節。送青炭預備。媽媽煮茶湯。媽媽聽說心歡喜。立時許配美紅粧。美紅粧做妻房。煤炭店裏增了光。煤炭娘娘張銀菊。煤炭老板李阿雙。煤炭店裏。

煤炭店裏的娘娘

二

煤炭屑替那標緻娘娘去添粧

月初八的烏米糕

銀菊銀菊愛潔淨頭光面滑香噴噴
煤炭老板不知起捧着面龐來接吻接吻接吻
不要緊可惜兩手髒

得很粉搓玉琢俏容顏添了十個指頭印七個箕兒

三個鑑清清爽爽印端正
娘娘喚聲拗煤頭愁眉苦臉去對鏡費去肥皂無其數
纔把面龐擦乾淨

娘娘愛着白羅衫宛比一朵白牡丹打扮端正坐店
堂白羅衫上沾煤灰不消店堂坐一日白羅衫變做了黑羅衫

娘娘愛塗雪花膏又是白來又是嬌纔向店堂身坐定
點點煤灰面上飄可憐一個淡白梨花面立時變做
烏糟糟不是塗着雙妹牌的雪花膏竟是塗着四

娘娘氣得心頭痛縱然打扮也沒用（謠云：煤炭店裏娘娘打扮煞也沒用）美紅粧嫁了煤炭郎白水
醞變做灰湯糕

由他骯髒與醞，再也不去香湯沐。由他骯髒與醞，再也不去換衣服。不到一年和半載換了一個張銀菊。
從前的張銀菊人人見了停着足現在的張銀菊人人見了閉着目。從前的張銀菊人人道他一塊羊脂玉現在的張銀菊人人道他一段燒焦木。
近墨者黑從古說奉勸世人休失足。一入污泥洗不清枉費西江水。萬斛不信但看張銀菊。



阿巧傳

朱楓隱

阿巧生於乞巧節住在巧地方爲人心思巧手段巧善說巧話慣使巧計頗喜吃巧果巧糖無事時常坐在七巧檯邊搭搭七巧板有時和人上酒館吃酒豁起拳來總喊七巧倘和人着起棋來頗有幾着巧着吟起詩來也有幾句巧句確和總摸着巧牌擲骰子總擲合巧押牌九莊家總是巧配對對子總有巧對尋事體總有巧遇所以人說他着實有些巧氣後來做生意批貨時批着了一批巧貨賣出去時他更於中取巧着實發了些巧財就娶了一個巧妻做得一手巧鍼線生了一個巧兒後又娶了個巧媳婦兩代都是巧姻緣恰巧九十九歲上壽終吾就湊巧做了這篇阿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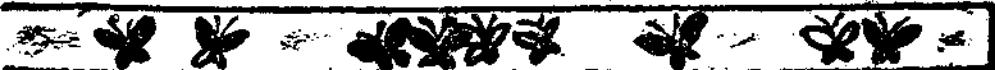
牛女開篇

(調馬仿)

牛·飯·戚·



新秋七夕話良宵。牛女雙星渡鵲橋。三十六旬離別久。相逢恰恰喜。今朝悵銀河隔。斷相思路。唧唧嚶在碧霄。訴不盡一年耕織苦。九迴腸酸透淚珠拋。牛郎掩面吞聲泣。織女低頭弄紫綯。問幾時償了蒼天債。裙布敍荆住草茅。夫唱婦隨家室慶。粗茶淡飯亦樂心苗。齊眉舉案如賓敬。共羨遺風梁孟高。這鵲兒橋怎及得伯通橋。(漢梁鴻賀春於皋伯通廡下。今蘇城閨門大街有皋橋。一名伯通橋。)我與你前生冤孽知多少。今世冤家何日消。眼底人兒如夢影。這因緣難畫又難描。最堪憐唐代廢皇帝。夜半長生殿上交鉢盒證盟鷓鴣福。馬嵬坡闖出禍根苗。更有塵間小兒女。李庭陳瓜果夜香燒。向我夫妻來乞巧。誰知越巧越塵糟。紅牆碧漢東方亮。曉日曈曨挂樹梢。一陣啼鴉飛鵠亂。牛郎織女兩開交。隱隱橫橋烟霧遙。



想入非非錄

曉廬

△吾想春秋時代之却至當係電車。上之開車人何以言之開車人足下。有金聲（謂踏鈴）却至將登也是金。

奏作於下。

△吾思趙子龍當是一個阿片烟鬼。何以言之阿片烟鬼緊緊抱着一隻斗趙子龍戰長坂坡也是緊緊抱着阿斗阿斗者阿片煙斗也。

△吾想孔夫子當必私吸阿片何以。請舊自鳴鐘正聽得打兩下梁桐生不禁一陣顫抖他頭腦中淒慘。

機會

徐卓呆



(二)

梁桐生將手中的雜誌放在枕上身體依舊不起來伸手過去旋歇了電燈他自肩以下鑽在被窩中閉着眼睛覺得方纔讀罷的偵探小說中事跡芳鄰歷歷現出在眼前消滅了又出現出現了又消滅梁桐生睜着眼睛環視黑暗的室中幾件破舊器具看來差不多像可怕的人影那遮閉着一半的窗簾又像一只白手在那裏動樓下

言之論語云子之燕居又云二三子以吾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明明身居燕子窠而又諱言烟癮其爲私吸阿片無疑也

△吾想齊桓公之面當爲時髦女郎所歎迎何以言之時髦女郎所歎迎者小白臉耳齊桓公名小白齊桓公之面部小白臉也

很輕蔑的再從枕上拿起小說來對着封面上畫的怪賊說道妙手兒你是小竊大事情做不來的你沒有實行自信的胆力啊你自己說白天是個紳士夜裏是盜賊然而你的事業至多也不過是竊盜一二千元的鑽石珠寶罷了你的手段確是可怕但是你遇到大事情就要退後了梁桐生宛如患着熱病那麼的謔語說了一回眉頭皺皺將小說拋在地上又道你到底是個小竊就是遇到了極巧妙的機會也不會大着胆冒險嘗試只是心裏疑惑不決的是啊我是發明雌性之第三位代名詞不當用他字以爲首先創造未經古人道破了並且一百分中可以做到九十九分是成功的現在的盜賊往往

而不知孟子書中屢言「此無他」此無他者唯無他也。雖性代名詞不用他字實係孟子發明故孟子爲二千餘年前之新文化大家。

△吾想虎邱說法之生公當係痘神何以言之生公說法天花飛墜可知天花流行實生公有以致之其爲痘神無疑也。

△吾想孔夫子奶奶之名字當係「其禮」二字何以言之俗稱妻房曰我愛孔夫子曾云「我愛其禮」是知「其禮」者孔夫子奶奶之名字。

遇着大事件便手腕不靈敏在緊要之時混身發抖了於是一不注意就此失敗被人家捉住這不是自己情願送給人家捉住的麼梁桐生這麼自言自語後又像封面上的妙手兒在那裏回答道你何不自己去試試呢梁桐生倒一呆妙手兒又低聲說你是銀行員你是司賬員啊梁桐生卽道不錯我服務八年誰都信用着我只見妙手兒又笑着低聲說你是個大偉人啊大家信用你這就是機會何不去實行你的自信呢你與其勸別人做還是自己試試罷其時似乎妙手兒的聲音漸高又有種種計畫在梁桐生耳畔說着梁桐生宛如被他吸住就細聽起他的計畫來暗道我做了八年的司賬得到些什麼只有二千元的貯蓄啊這是八年間苦苦勞動纔留下來的唯一之物若是有一點兒失敗那是立刻可以歇生意的……不知錯真是好機會忍耐這麼二三日冒一瞬間的危險就行這一來有

也。

△吾想婦人稱其丈夫。夫當曰外人。或曰家人。何以言之。夫稱婦曰內人。則知婦必稱夫。曰外人也。夫稱婦曰室。

人則知婦必稱夫。曰家人也。〔女以男爲家。男以女爲室。古人本有此說。〕
△吾想唐伯虎當有寵姬六人。何以言之。唐之別號曰「六如」。六如者。六位如夫人也。〔左傳云。齊侯如夫人者六人。伯虎當用此典。〕
△吾想道光皇帝當係一種水果之。

人。疑我梁桐生。麼。決沒有誰會。疑我大丈夫。一定。要如此。纔能做事。葉梁桐生。想了一回。心頭亂跳。又道。妙手兒。你且看着我。一定要做。了。說罷。纔橫下去睡咧。

(二)

明天朝晨。梁桐生照常乘電車到行裏去。他吊在皮圈下。將乘客一個一個細細看着。見大半是什麼行員店夥。都有些睡眼不足的神氣。他默忖。我在已往。也是這種類中的一人。一個月爲着數十元。每天奴隸似的被人虐待着。還心裏很擔憂。怕旁人要來奪我的位置。咧。現在不用想這些念頭了。什麼「認真辦事」。這一句話。不過在分派花紅時。鼓勵鼓勵人罷了。梁桐生再把眼睛向電車中各處看看。有沒有外表很體面其實。包含着一種盜賊性質的人。他頓時注意到自己右面立的兩個人物。一個身材不高不低。軀幹很堅實。

名。何以言之。道光皇帝爲嘉慶皇帝。之子。此即水果中之嘉慶子也。

△吾想吸水煙之風氣當必始於唐代。何以言之。唐岑參詩云。『水烟晴吐月』。唐人倘不吸水烟那有水烟吐出。

△吾想水滸傳中之王婆當係一位西洋式之女小說家。何以言之。西洋小說名家有一位馬泊三。王婆既稱馬泊六。則必與馬泊三齊名而爲西洋式之女小說家。

長得搖搖不定臉色如死人一般大眼睛深深縮在眼窩之中暗道。這些也是什麼店夥行員麼。把眼睛對旁邊的人臉上凝視時不禁心中叫道有了有了原來此人生得眉根突出前額瘦削頸骨上肉很少兩目深窪這一副面目不是犯罪者普通的面貌麼而且左耳邊上還缺着一塊梁桐生恨不得一把拖住此人左臂向他耳畔說道你的耳上不是被手槍的子彈通過的麼梁桐生一到銀行中只是看着各處在那裏暗暗計畫。這上半天把念頭忽而想定忽而取消直想到正午時分方始把計畫想妥。暗道好了明天一定實行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之間再好也沒有梁桐生心頭亂跳將出入的存款者一一看着有窮的有富的有正直的有狡猾的種種階級種種年齡之人不斷的出入着梁桐生突然見有人推門而入此

區當在魯省何以言之古人云山西出泰山東出肴

△吾想伊尹當必善烹腰片湯何以言之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腰與要古文中通用）可知其善烹腰

片湯

△吾想陳文子必係太監臉何以言之太監臉不生鬍鬚陳文子之名曰須無（須與鬍古文中通用）可知其不生鬍鬚也

△吾想孫悟空拔一把毫毛化身千百此非西遊記之寓言其說已見經

人就是方纔電車中引他注意的二人中之一人是那中年男子。進來後徐徐坐在靠牆的椅上。眼睛只是向着出納課的銅欄干處。梁桐生便問現金股的李梅墅道你看那邊坐着的人是往來戶麼。李梅墅看了一下搖頭道從沒見過於是梁桐生便把眼睛離開帳簿只管監視此人的舉動一回兒此人在桌子上取了一張紙寫起來了。像是寫信寫時又時常想想再對出納課看看然後口中默念着寫下去約摸歇了半點鐘他取出一張白紙來照草稿上謄寫寫完了。信在一張新吸墨水紙上吸乾塞入懷中臉上很滿足就此出去了。梁桐生忙暗走過去到桌旁取了吸墨水紙摺而爲二納入自己袋內不使他人覺得回到自己桌旁若無其事的寫帳咧梁桐生夜裏回寓所中已過七點鐘他坐下來吸着烟便摸出那吸墨水紙來細細的觀看再把他擎到鏡前看他字的正面一回兒他用筆把

傳信而有徵。何以言之。左傳云。『行者甚衆。』此卽指毫毛所變之衆行者而言也。

△吾想男子必性暴似狼。婦人必性慢似蛆。何以言之。婦稱其夫曰郎夫

稱其婦曰妻郎者狼也。妻者蛆也。

△吾想鐵鎊之鑄。子當係楊朱之化。身何以言之。楊朱一毛不拔。鐵鎊之鑄子也。是一毛不拔。

△吾想齊宣王必喜吃淡齋。何以言之。齊宣王娶無鹽入宮。倘不吃淡齋。何以歡喜無鹽。

這字抄錄下來。他拋去筆。後把紙看了一下。笑道。你是爲着戀愛麼。桐生又把這張紙看了許久。臉上的表情興奮起來了。嘴唇也開咧。眼睛也大咧。他微微一笑。差不多像是什麼計畫成功了一般。忙將此紙藏好。

(三)

第二天早晨。梁桐生打定主意。起床穿好了衣服。在袋內藏了一柄大形手槍。一瞬間。內他頭腦中被疑惑的暗影遮着。想道。這種事情我做得來。屢萬一失敗了。便如何。這一天的上午。行中忙得異乎尋常。數月內從沒有這麼忙過。來存款取款的極多。他將自己方纔帶來的一只空旅行皮包放在自己桌傍。常常對他看着微笑。那現金股的李梅豎看出他神氣來了。問道。你不是買了星期尾的來回票。要出去旅行麼。梁桐生點頭說是的。暗想他不要提起我的皮包。

△吾想大藥房中當是妖魔窟穴何以言之大藥房中之出品有薄荷精火酒精燕窩糖精種種名目倘非妖魔窟穴何以有此許多精怪

餐風錄

寄塵

頓遇友人某君爲余言日用常識兩則確爲適用爲記之如下其一是立電車法吾人趁電車時如遇車中人多不得坐位手持吊帶立於車中車行動時吾身亦爲之蕩搖不定且稍

來曉得裏頭空無所有那就不得了李梅墅道所以你把皮包也擎到此地來了有同伴沒有桐生說沒有同伴梅墅道我昨天向你說過的十點半鐘要先走了又道到那時你且替我看守着金錢你手裏空了再把他搬往金庫中去纔是桐生說曉得了只要有工夫總可以的一壁回答一壁在帳簿上寫數字後來居然一切照梁桐生計畫那麼進行着到十點半鐘那現金股的李梅墅笑嘻嘻走了梁桐生不到五分鐘迅速把鈔票收集了納入自己擎來的皮包之中這真是一瞬間的事誰也沒有注意桐生將皮包放在自己桌下暗道妙手兒你看如何一到十點三刻他把皮包送到金庫中去再從金庫中提出很重的皮包來依然放在自己桌下他再執筆時手顫得不能寫字鐘上打十一下也沒有一個人留心他行員們都正在整理一星期的帳簿忙得非常一面客人也漸漸的少只剩三四人

一不慎。即有顛仆之虞。吾人頗以爲苦。今有一法。可以免除此患。即立於電車中。先將兩足分開。成甚寬之距離。然後將兩膝向前微曲。作半蹲之勢。如此則全身之力。注在足底。穩固非常。不特車行而身不搖。卽手不持吊帶。亦不患傾仆也。諸君不信。曷一試之。實則此理亦易明。乃使重心向下耳。其二是暑天待客法。普通人家。暑天客至。則餉之以西瓜或荷蘭水。不知此等食品。殊屬危險。蓋客從外來。已先受太陽之炎。忽然投以冷水。

了。桐生暗想。這皮包中。至少總有六七萬元。裝着實在。不是小事情。啊。其時忽然進來兩個人。一個走近銅欄干。一個將大門閉着。那走近欄干的男子。不很高。他用各人聽得見的聲音。叫道。大家舉起手來。動一動就給你們吃。手槍。於是那邊的行員與客人們。見他手中。有亮晶晶的手槍。頓時顏色大變。將兩手高高舉起。梁桐生迅速蹲在自己桌子旁邊。他見衆人高舉着手。在那裏亂顫。不免有些好笑。暗暗把袋中的大手槍。擊將出來。櫃外那中年男子。向那身體瘦長。臉色惡劣的人。叫道。好了老二。於是這被呼爲老二的人。從大門口。走到出納課欄干口。將手鎗對着那出納員孫玉甫。道。你那邊的銀錢。一齊拏過來。你若有一點兒不肯。就要你的性命。快些。快些。這孫玉甫是個老實人。而且很膽小的。他一說。就把剛纔收進來的三十五元。授出去。那瘦男子眼中放出怪光。來道。不行。只有這一點。麼。那

飲料往往因而致病。故夏天待客，此等西瓜荷蘭水皆不宜用。最好於客人入門之後，飲以痧藥水數滴。如是則已受暑熱者可以解其病。未受暑熱者可以防其病。誠妙法也。奈何人之不知用乎。時届暑天，此法正爲需用。吾故樂述客言，以告讀者。然又有滑稽之友，聞吾此說，則蹙眉曰：此法固好，但亦須謹慎。因市上所售之痧藥水，真僞不一。其僞者，中有嗎啡，服之令人有癮。如此，則客之受君害者，不淺矣。余聞言爲之失笑。

中年男子脚在地板上，頓着道老二。一齊裝入金庫中去了。瘦男子就道：好，那麼你看守好了這些人。我到金庫中去。這時候桐生更把身體縮小了，躲在桌子旁邊。瘦男子並沒留心。他桐生見瘦男子走過他桌子旁邊，等他一踏進金庫，便彈簧似的跳起來，速將金庫很重的門一關，頓時鎖上。回轉頭來，對着中年男子就開放手槍。實在是他的動作快得異乎尋常，幾乎辨不出誰在那裏放槍。中年人還當是自己的同伴，放着暫時很躊躇，不敢回放。第二瞬間，誰也不明白。是發生什麼事？只聽得手槍連響數聲。街上人一聽得槍聲，便趕到銀行中來。見了這情形，又嚇得逃出去。所以門口聚了許多人。到三個巡警趕來，分開衆人，踏到銀行中。那臂上受傷的中年人已被六個人擒住。老二還關在金庫中。梁桐生由許多人的包圍中趕到總理室去。他在總理與警官面前，要把此事從頭簡單的說明一下。先

今年燈節後數日。上海跑馬廳龍園茶樓之屋頂上。發現一巨蛇。其身圍徑三四寸。可云巨矣。此事見於上海各日報之本埠新聞。余雖未親見。然決非謠言也。又有人謂當時此蛇與一貓相鬥。俗云蛇貓相鬥爲龍虎鬥。今龍虎鬥之劇。竟演於海上。不可謂非奇觀也。惟該處爲熱鬧之地。人烟稠密非常。此巨蛇之來也。胡自來去也。胡自去殊令人不能解。又有人云。茶樓既以龍園爲名。宜乎其屋頂上有龍。然則因龍園而產生此龍歟。抑

將皮包放在桌上。後纔道真是不可思議的暗合。我起初在電車中見過那中年男子。其時單單覺得他面相可怕。因此把記憶留在腦中了。但是夢中也想不到會是劫銀行的強盜的那同黨的老二。其時也一同乘在電車中。不料這一天我正在辦事時。看看門口恰巧推門進來的是那朝晨電車中遇見的男子。他四面觀察了一回。在桌上寫字。又一壁看着出納課。一壁想寫的是書信李梅墅也不認得。此人後來他瞪了一張。把此紙摺好了。納入懷中。就此出去。神氣似乎很滿足。於是忽然高興起來了。若問我爲什麼要如此。那是回答不出的。總之是好奇心罷。我趕到桌旁。把此人所用的吸墨水紙。擊了晚上回去放在鏡前抄下來。說到這裏。桐生身邊摸出幾張紙來說道。這是吸墨水紙。這是抄下來的。他又向他們朗誦道。吾愛我們的結婚式。我已決定明日下午十一時舉行。一切都準。

龍聞龍園之名而惠臨也。總之此說乃滑稽之談。徒博一笑耳。余偶成小

備好了。你帶兩只皮包來。我們在教堂內會面。我雇着汽車來便了。

王

詩一首以紀其事云。一角樓臺好賣茶。龍園兩字信堪誇。龍園自有龍來住。錯被旁人喚作蛇。又案龍園二字

梁桐生讀完暫時默然。總理與警官同聲道。這是情書。啊桐生看着二人意外的臉色。微笑道。是的確是情書。我起初一讀却很可笑。但是後來想着此人的舉動再細細亂想結果便很有趣。這書信可以之市招草書寫得甚好。頗有飛舞之

致。惟不知何人所書。而以龍字命名。

亦極特別。不知爲何人所題也。

自離城案發現以後。人皆知中國偏

備好了。你帶兩只皮包來。我們在銀行內會面。我雇着汽車來便了。

地皆土匪也。實則偏地皆土匪已非一日。但人都不之察耳。沿津浦路線。

你看。只消把主語一換。意思就大變了。後來的事很爲簡單。我帶了皮包來。誰也沒有覺得。把銀錢都裝在裏面了。倘使我的預料不中。那就仍舊暗暗擺好。他人一點不會覺得。我本來想通知總理及警察。

亦無不有土匪之蹤跡。混雜衆人之中。

中人亦不之察耳。在臨城案發生之

前約一星期。余啜茗於上海某茶樓。

聞隔壁座有兩人閒談。余得聞其零星

語。而可決其爲土匪也。二人皆着長

衣。一人脫呢洋帽置桌上。年各三四十

許。皆操江南音。其一人曰。他們叫

我□□□□。（聽不清者以口代之。）

我不願意□□□□。有兩個總司令。

令在上海□□□□。又一人曰。可不

是麼。前回不是天亮了又重黑麼。

按此事亦見各報。當年岳飛出世

官的。不過這全是我的猜疑罷了。又沒有確實證據。即使報告也未



必。肯。聽。信。罷。

的那一天也是如此。余聞言回首視

(四)

之。彼等亦遠視。余不欲多事。乃置之不顧。按「有兩個總司令在上海」。「岳飛出世的那一天也是如此。」確是土匪口吻。

孫玉聲先生爲說界泰斗。近著短篇小說十種。已出「還魂茶」「二首五」兩種。內容極佳。蘇州范烟橋趙眠雲二君合編之「星光」。搜羅宏富。徐卓呆君編輯之「笑話」。第二期資料較第一期益形豐厚。昨承惠賜。特此誌謝。(濟羣)

梁桐生。仰臥在牀上。看着種種報紙。見一張張報上都有梁桐生的大照片。印着下面還用頭號鉛字載着「白晝劫奪銀行案」的題目。又有小題目道「兩個大胆的強盜」。一位富於觀察力的青年行員。「行員大施手段」。強盜立刻被捕。他看了不禁暗暗的好笑。實在昨天鬧得夠了。各報館都派人來打聽。他總理先生又有幾句意味深重的安慰話。總之在他的將來大放光明了。梁桐生心裏很愉快的笑着。暗道妙手兒。你看如何。我說巧妙的得到機會。就是這麼一回事啊。大着胆。冒險嘗試。這意思如此。他獨語了一下。又笑着。自言自語道。實在這兩個強盜。倘使不來。那皮包中裝着的七萬元。我拿了就逃走也論不定啊。一定要拿着去的。說罷笑了一陣。鑽到被窩中去睡了。

望雲居雜錄

程瞻廬



廣東宵夜館。宵係消字之誤。唐人詩云。
無酒可消夜。隨俗早關門。此消夜二字。
之出處。若云宵夜則疊床架屋。無乃訛
費乎。

黎總統去京。羣龍無首。忽忽兼旬。或曰。
古人常云。國不可一日無主。今無主已。
數十日。居然也可以度日。余笑曰。無大總。
統當然可以度日。無袁世凱則不可以。
度日耳。或曰。汝其迷信帝制乎。余曰。否。
否。吾所言之袁世凱。非八十三日皇帝。

之袁世凱。乃七錢二分重量之袁世凱。
也。
峯泖黃容之有減字木蘭花詠美人新。
浴三首。真鉤魂攝魄之筆。一云。水清如。
鏡。偷得佳人一個影。反覆迴旋飛舞盤。
中體。欲仙幾何。春色妙在。憨憨無氣力。
紅汗沾衫。一樹桃花露半含。二云。蘭湯。
雖整未識。檀郎曾睡醒。爲怕偷看。不敢。
輕將裙帶寬。遠移蓮步低。喚小鬟來守。
戶。如若來時。歎一聲兒。使我知三云。果。

然潛到歛嗽聲中微帶笑已在簷前搘破箇兒偷眼看忙將裙繫未肯由他窺妙處一縷冰紗遮處何曾真個遮詞分三首意實一線合而讀之恰成一豔情短篇此真詞的小說也

俠義佳人小說爲績溪邵振華女士所著文筆頗佳惟中述一事極可笑原文云「就以蘇州而論那些小巷裏家家門口擺着朱漆馬桶不問年輕年老的女人們都在門口小解那怕有男人從他們跟前經過他們卻大模大樣的毫不在意」按蘇州從來無此風俗不知

邵女士何所見而云然也

水滸第二回謂魯達不識字然第五回魯達又能看「瓦官之寺」四個金字此乃耐庵偶爾疎忽處聖歎却云魯達本不識字今忽敘出四字乃眼有四字之形非口出四字之文也此辯護最無道理且第三回魯達見打鐵店閭壁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既不識字何能看出四字亦係耐庵偶爾疎忽處凡屬長篇鉅製百密總有一疎爲古人原諒則可初不必枝枝節節爲之強辯也





春秋

秀鸞女士

在這幾個月中。張先生也會做了三四篇分頭送到各雜誌裏。偏生那些主筆眼光和他作品不相投合。却處處宣告失敗。他從前費去的一番腦筋和心血。不消說得自然是等於無效。但是張先生却抱定一種宗旨。始終不肯移變。他常說恆心和奮勉是成功之母。憑我這付誠心毅力。用一番水磨的工夫。不怕

不得到良好效果。并且我希望我的作品受社會上的歡迎。總該把目下各書局出版的各種雜誌。細細把來觀察。增長我小說上的才力。有一天。張先生在某雜誌上看見一段。狠使他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上面說是『現在小說的價值已給大家共同承認爲一種重要文學了。思想要高尚。寓意要深遠。包含

諷刺警策激勵種種深的理想。使人們看見了却添出一種深刻的感觸。印入腦筋永遠不能磨滅。並不是一味給人看了消遣的。一張先生這才恍然大悟。才曉得他從前的作品爲什麼不投合主筆的眼光的。爲什麼便不合時宜的。却全因爲意境上乾燥無味。說來說去皆是言中無物。自然叫人看了不能喚醒眉目。如今既然捉摸出這種病源。當然要悉心盡力改脫了才是。

一間小小的書房裏。張先生正默默地坐在那裏。一手拈着筆。一手支着頭。想做一無意思新穎文字精警的小說。便決意在諷刺這一類上着想。但是這篇小說材料也就煞費躊躇。想了半會忽然心神一驚。

後來他便將他一肚皮滿注着的牢騷。打算在筆尖上面發洩出一部分來。想起現在八股廢除學校昌盛的時代。我們做秀才的。也着實受了許多影響。這種冤仇。便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何不將這些學校和一般創辦的人物夾雜起來。痛痛快快罵他一頓。主意打定。便想振筆直寫下去。轉頭一想。現在國家方且對於教育上極力擴張。什麼普及教育。什麼強迫教育。學校便是實行教育的所在。怎能無端的毀謗。豈不是仍然枉費一番心血嗎。說着又將筆擋下來。另打主意。他又想起現在政界裏真是黑暗極了。一班貪官墨吏。卑污鮮恥。夤緣納賄。種種狼狽不堪。的舉動。狠有可罵的價值。一面想着。一面便提起筆。

桺正待寫下去。忽又搖頭道。不妥不妥。那政界裏全
是些大人先生。富豪權貴。我萬一得罪了他們。包管
便老大吃虧。這也不是一回事。最好安分些爲妙。說
着歎口氣。重又左思右想。忽然說道。有了有了。我想
我自從執筆以來。好歹也有大半年了。做的小說。不

下十餘篇。只恨那些做主筆的。偏不肯替我行個方
便。刊載刊載。所以我提起來。都是恨得他們牙癢癢
的。最好給他們痛快淋漓。明諷暗刺。罵他一頓。也好
發洩我心頭一口惡氣。沈吟了半晌。微微歎口氣說。
這也是不妥。主筆看了稿子。萬一噴責我無禮。這不
是分明白扳磚頭自壓腳嗎。這時張先生的心緒。真
個是攬亂如麻。十二分不狠自在。覺得左也不妥。右

也不好。畢竟這諷刺小說的材料。也狠難取擇呀。好
容易整整盤算了個通夜。忽地心境豁朗。想起目下
各雜誌上。分明把軍閥一派。痛加唾罵。真是鬧得這
小說界內。鴉翻鵠亂。我何不也就這上面。打定主意。
做起一篇。附會附會呢。

三天之後。張先生果然也成就一篇了。他因爲軍閥
小說這一類的材料。已給人說盡了。只得另打主意。
借以諷刺現在的時局。激勵人民快些醒悟。他的作
意是如此。不過他篇裏有個很重要的譬喻。要算是
籠絡全篇聚精會神的結晶之處。便把這譬喻凝着
題目叫做『春秋』。篇中大意。是把中國現在受軍
閥派的一番暴亂。比之從前春秋時代。周天子手下

春秋

四

衆諸侯互相攻殺。以致國運衰微。元氣喪失。他也没有力量去干預一二。這就譬如中央政府對於軍閥

是沒有切實處置的。聽他們去自由暴動。因此南方

方便有孫陳交戰。北方便有奉直擣兵。試問他們何

嘗是奉中央之委命。但是春秋鬧到戰國。落後到底

把個八百載根深蒂固的基業。弄得一敗塗地。目下

中國身受軍閥的禍害。倘再不加以抑制。日後怕不

也有分屍裂骨的一天。這是他篇中大略意思。至於

他的結構如何。措詞如何。却不便完全替他發表出

來。不過據張先生自家眼光看起來。要算是他生平

最精會神。第一得意之作了。他罰誓道。這回主筆

倘是不替我刊載。我老實便學那個孔老夫子。絕筆

春秋。再也不去幹這個勞什子了。

這一天。張先生正悶悶地坐在屋裏。心神不由的有

些痠癆起來。一雙眼皮漸漸的合了縫。驀地門外跑

進一個僕人。遞上一本洋裝厚本的書來。張先生把

來一看。正是海上最有名的清華雜誌。不覺心下砰

地一跳。翻開一頁。便是這雜誌上面目次。遠遠看去。

早見春秋一篇。明朗朗的列在第二行上。那張伯塵

的名字。却又大書特書的寫在下面。他這一歡喜。幾

乎不把他笑得要死。正在得意的時候。那僕人復又

打從外面踅將進來。手裏拈着個紙條。遞在張先生

手裏。張先生一看。原來是清華雜誌社裏請他去領

取酬金。當下便也寫了個便條。教那僕人去了。僕人

去不多時便送上十四塊白花花的洋錢。張先生拿在手裏早裂開了一張大嘴。笑得合不攏來。急忙跑到後面把這件事告訴了張師母。張師母也歡喜的了不得。張先生重又將洋錢一片一片放在手上掂了幾掂。覺得這種聲音。很是清脆悅耳。看了又笑。笑了又看。好半會兒。這才將他鄭重重重擱在桌上。回頭向張師母笑着說道。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句話真不錯呀。平常你都是瞧不起我。說我也是枉費心血。幸虧我立志堅勵。沒有依了你的話兒。不然那裏拿得到這許多滿大溜光的洋錢……說着哈哈的笑了一陣。又轉過頭來。誰知那桌上擱着的十四塊洋錢。却已是不翼而飛。他這一驚可真不小。不由的急

得雙腳齊跳。只聽得轟隆一聲。直挫下地去。曉得滿身大汗。睜眼一看。那知道自己身子。却還是在書房裏。才悟出適才是一場南柯春夢。

他想起夢中情事。真是怪誕極了。管是我這篇小說。真個給那主筆看得中意了麼。心下也就十二分的暗自歡喜。好不容易盼到清華雜誌出世了。觸起夢中情事。彷彿他這篇小說已經給他披露出來。那十四塊洋錢。也好似替他預備在那裏。等待他去領取一般。可是心頭小鹿。却不由得跳動不定。揭開看時。說也奇怪。果然那目次的第二行上。明明是春秋一篇。他這時候。轉是嚇噤住了口。驚訝萬分。過了好半歇。方才聽得他哈哈大笑起來。一屁股坐倒在椅上。也

不待再看別的。這時候張師母早從外面走進來。瞧他這種模樣。正是出乎意外。問他爲些什麼事。他定了一回神。高興興的說道。哦。那篇已經賣掉了。酬洋是十四元。張師母轉覺有些不信。教他仔細再看一遍。張先生笑着道。這有什麼打緊。他既是簽了我這篇稿子。那十四塊錢。還不是穩穩到手嗎。你既是否信。讓我明白給你看。好教你替我歡喜。一面說着。一面將那本雜誌檢出一看。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張先生倏地跳起身子。倒把張師母嚇得倒退有七八步。原來這篇春秋小說。題目原是一樣。那位著作者。不是張伯塵。却變了一位鼎鼎大名新文學家陸耘南先生。當時張先生直氣得個頭暈眼花。連連

罵道。遭了。遭了。好好一篇文字。怎麼却給他強佔着去。我可是和他不得不干休……張師母笑着道。哦。我的話如何虧得我勸你仔細看了。不然。你去人家索取那筆酬金時。怕不又要弄出一番笑話來。張先生也不理會。重又坐下。張師母出去了。只得把陸耘南做的這一篇。細細將內容看了一遍。覺得比較自家做的。也未必就十二分高明。爲什麼主筆的眼光。偏生看重他呢。這類疑竇。真令人不可思議了。但是轉頭一想。或者這次因爲稿件擁擠。不及刊載。將他留在下一期登錄。也未可知。只得耐着心。眼巴巴的等到下一期出刊了。可是上面目次。攏共也有十餘篇小說。占着大半。却再也找不出春秋這一篇。接連等下

好幾期去彷彿是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什麼希望了。從此以後。張先生對於小說上的熱心。逐漸冷淡了。他想自從去年今日。執筆爲文。算起來整整一個年頭。刻去一番無限精神。費掉了許多寶貴光陰。却依然一篇沒有成就。我只道恆心和奮勉。是成功之母。

什麼艱難困苦的題目。都可以藉着解決的。現在看起來。也正是十分難說。我現在後悔已是來不及了。我惟有立定宗旨。從此還是設帳授徒。教幾個小小蒙童。就我本位向上去罷。



雪話談助

櫻情華女士

外子潘君无朕。工聯語。親友時以作喜。輓聯相應。君落筆迥不猶人。新穎脫俗。不肯率爾付之也。綠牕無事。一語推敲。藉以爲樂。茲摘其粲花軒聯語中佳構。爲余談助。其散見於儼紅綠花館筆記者不復記。

青浦徐景乾與薛光鍊女士結婚聯云。區體豔稱徐孝穆。針神妙比薛靈芸。蘇筠尙子伯玉娶孫女士云。才調何如蘇伯玉。威風怎比孫夫人。此皆天造地設。姓得好對得好。然猶非君傑作也。

君以求作楹帖者日多。徐君枕亞又將搜集各種聯語出版。君擬將百家姓中各姓互相配製。輯爲聯語合璧。余謂每姓按男女分撰。計需百聯。如將百家姓做完。是需撰萬聯矣。况不止百家乎。然君已著手編撰。尤注意於生。謂將以狹路巧也。如闢韻茶餘疏故事。(趙明誠李易安事)採郎花裏賦新詩。(李易安詩)清才松雪兼甌北。(趙)佳話文簷駕深鶯。(吳)絲繡丰姿懷趙勝。(趙)畫圖春意寫王嬌。(王)八面鋒棱嗤搏虎。一身胆略話當熊。(趙)(馮)自有清才嫋松雪。(趙)還應善頌到椒花。(陳)掞藻才如趙松雪。(趙)簪花筆妙藉河南。(褚)絲繡丰神趙公子。(趙)簪花筆格衛夫人。(衛)催妝宜詠花間集。(趙)開徑猶傳林下風。(蔣)上頭夫婿蠻夷長。(趙)嚙臂婚姻簫史緣。(秦)南海蠻夷稱大長。(趙)東方車騎擁羅敷。(秦)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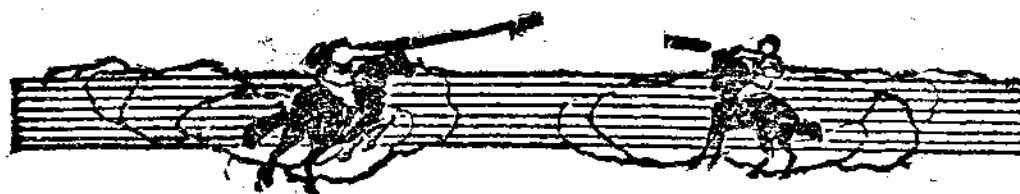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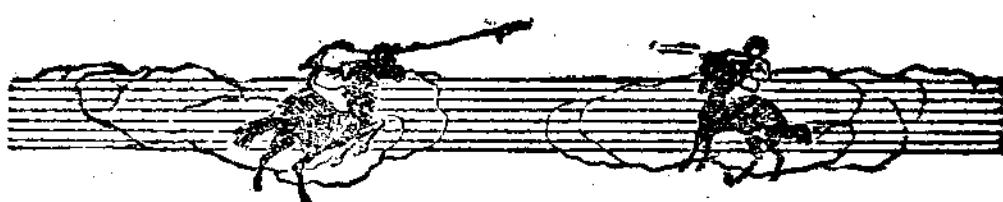
話說向樂山腳踏實地。睜眼一看。認得是長沙城裏的八角亭。兩邊所有的鋪戶都關門深入睡鄉了。除大鋪家門口懸了幾盞簷燈外。沒一些兒燈火。道人向前走着。道。跟隨我來。向樂山跟着。走了一箭之地。道人停步。指着一家小鋪戶。說道。你看。這家準備了點心。等你我去吃。向樂山看裏面。尚有燈火。鋪門也是虛掩着。祇是心裏不相信。真個準備了點心在那裏等。不敢過去推門。道人笑推向樂山道。怕甚麼。如何不推門進去呢。向樂山祇得上前把門一推。原來是一家小小的點心鋪子。房中懸了一盞滿堂紅的油燈。灶上一個蒸籠。蒸得熱氣騰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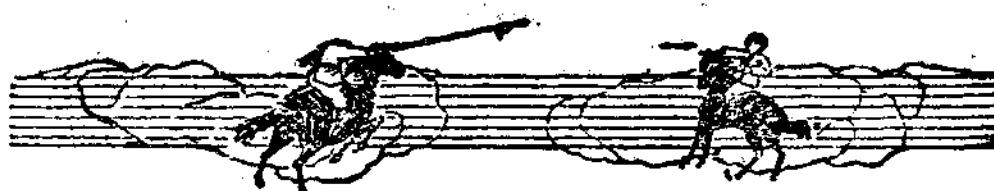
一個腰繫圍裙的小夥。靠牆壁坐着打盹。幾張破舊的小方桌也靠牆壁放着。房中沒第二個人。道人走過去。將那小夥計的肩膀一推。道快把蒸好了的點心拿過來。那小夥計被推驚醒起來。揉了揉眼睛。望了道人一望。也不說甚麼。好像是約會了的。走到灶跟前。從鍋裏將蒸籠端起來。拿了一個大磁盤。檢了一盤熱烘烘的饅頭。擱在桌上。道人先就上首坐下來。指着饅頭對向樂山道。你儘量吃罷。蒸籠裏還有的是呢。向樂山不知師傅是甚麼神通。這時候真個有人準備了點心在這裏。等腹中既是飢餓了。也就不客氣。拿起來就吃。向樂山的食量本大。片刻如風捲殘雲。一頓把大盤饅頭吃了。道人問再能吃得下麼。向樂山吃了這一大盤饅頭。已是很飽。回說不能吃了。道人叫小夥計過來。說道。腰下的饅頭都給你去吃。你領我們上樓去睡罷。小夥計應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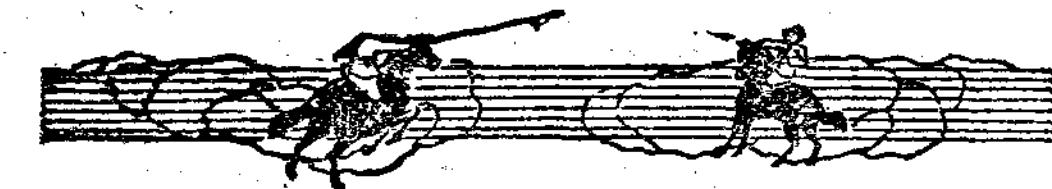
點了一個紙搓。在前揚着引道。道人挽着向樂山跟在後面。一把小扶梯搭在一個灰塵積滿了的樓口。小夥計一面向後揚燃紙搓。一面用左手扶着梯子上去。道人復推着向樂山道。你先上去。我出外小解了就來。向樂山更是莫明其妙。怎麼忽然跑到這裏來睡呢。這裏分明是一個小小的點心店子。又不是飯店。怎麼能留客人歇宿咧。這不是奇怪嗎。心裏旋揣想着。旋舉步跟着爬上扶梯。小夥計吹燃了手中紙搓。就壁間一碗油燈點着。撥了撥燈芯。自反身下樓去了。向樂山看這樓上。無一處不是灰塵堆積。兩條單檻。擋着幾條木板。架成一個僅夠睡一人。的床。也懸掛着一條烏陶陶的破夏布帳子。樓上並沒有可坐的椅櫈。床當上放着一個極大極粗劣的木櫥。櫥門已破爛了一扇。沒了斗笱。不能安上去。就一頭擋在樓板上。一頭靠着木櫈。把櫥遮掩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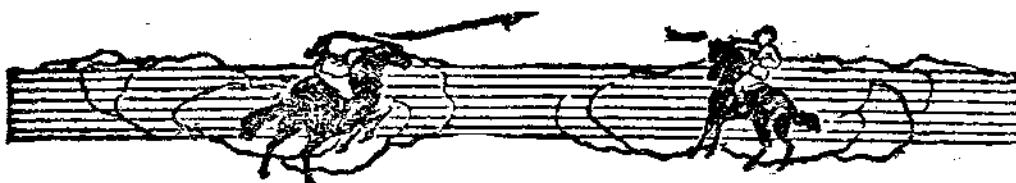
知櫈裏有甚麼東西沒有。因才吃了那一大盤饅頭。不想便睡。又見師傅小解去了。不曾上來。也得等等。閒着無事。就輕輕將這扇破了的櫈門搬開來。靠壁放了。看那櫈裏竟是塞滿了一櫥的舊書。心裏更覺詫異。怎的這樣點心店裏却有這們一大櫟的書籍。隨手拿起一本來。就在油燈下拍去了灰塵。一看。這也應着小說上的套話。所謂不看猶可。這一看。祇驚得兩手抖個不住。原來這本書面上明明蓋着一顆樂知山房藏書的圖章。急忙換一本看。也是一樣。連看了幾本。知道用不着。再看了。禁不住兩眼的痛淚。紛紛掉了下來。放下手中的書。打算等師傅上來。定計捉拿兇手。但是等了好一會。那有師傅上來呢。心裏才恍然悟道。原來是他老人家指引我到這裏。拏兇手的兇手。不待說。必就是這店裏的主人。好在那林桂馥的模樣。見了面。大約還可認識。事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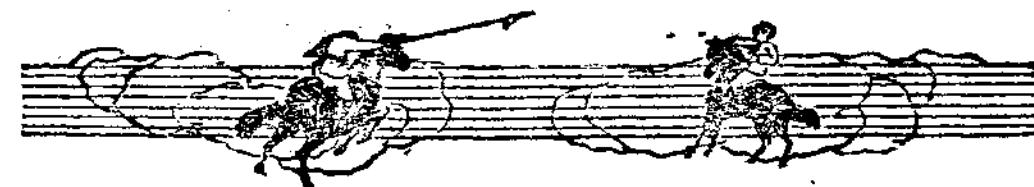
遲。趁他們這時睡着了。拏了綑綁起來。等天明送到長沙縣去想罷。反轉身走到樓口。恐怕扶梯響動。驚了兇手。就樓口往下一躍。賽過秋風飄落葉。着地全無聲息。尋那小夥計。已不在這房裏了。那盞滿堂紅。原有四個燈頭。此時已吹熄了三個。向樂山搬了張椅子。墊腳將燈取了下來。端着照進左邊一間房裏。向樂山從那回遇難之後。卽花重價買了一把極鋒利的小匕首。連柄才得九寸三分長。拇指粗細的鐵釘祇。要將匕首輕輕一按。登時兩段。並且截下去。沒有聲響。終日帶在身邊。不曾片刻離過。此時從腰間抽了出來。去了皮鞘。看那房裏。也是開了一張單櫈架的床。掛着藍布帳子。帳門放下了。地下有兩雙破鞋。向樂山放下那燈。撩開帳門。看了一看。一頭睡着一個男子。認得睡在外邊的這個。就是那小夥計。裏面的像是很有些年紀。不是林桂馥的模樣。



也不像那條船上的船夥。但也不管他是誰。且綑綁起來再說。祇是身邊沒有繩索。一時却怔住了。舉眼向房中四處一望。見房角上放着一個吊桶。桶口盤了一大捲綜索。原來這時長沙城裏的居民飲的是河水。用的是井水。每條街上。或是巷子裏面。都有吊井。各家自備吊桶。打水就帶去。打完了。又帶回來。所以這房角上放着這個吊桶。向樂山立時將桶索解下來。本想就這們將二人綑綁做一塊。祇因見這兩人是兩個笨貨。被人綑醒了。必然閉着眼亂喊。就拿匕首去嚇他們。他們閉着眼。也不看見。不如將他們推醒。再拿刀嚇他。他知道怕死。就不敢聲張了。果然把二人喊醒明白了。拿匕首往他臉上一亮。低聲喝道。敢做聲就是一刀。即嚇得篩糠一般的祇抖連呻也不敢哼一聲。顛倒着綑綁起來。割了兩片帳門布。揉成兩個麻核桃。塞了一個在那年老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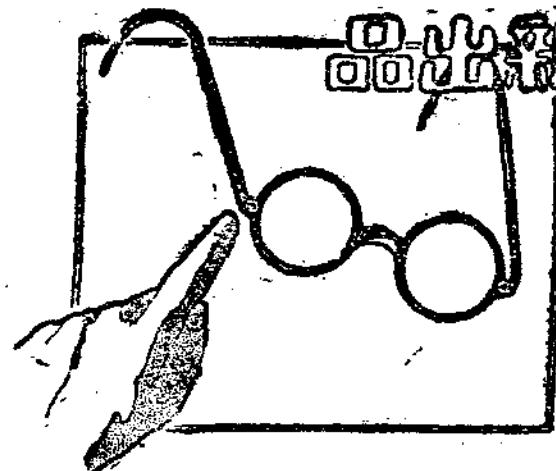


裏留着這個小夥計。問道：「你這裏的老闆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是那裏人快說出來一些兒。不干你事。小夥計戰兢兢的答道：「我。我。我。這裏的老闆姓張。沒沒有名字。就是這城裏的人。向樂山知道。就是那條船上的船夥。」張鬍子接着問道：「他睡在那間房裏？」小夥計道：「他和老闆娘同睡。」向樂山氣得在小夥計身上踢了一下，罵道：「我問你！他睡在那間房裏？」管他和誰同睡？小夥計痛得彈了幾彈，說道：「老闆娘就睡在這間房的後面房裏。」向樂山忙看這房的木板壁上，有一個單扇的門。隨將手中的麻核桃塞入小夥計口中，走到那房門口，試推了一下，推不開。即拿匕首截斷了一邊門斗筍，「啞」的一聲開了。這時的天色已亮，房中看得分明。張鬍子已醒來，先聽得隔房說話，以爲是小夥計和燒飯的起來了。及聽得房門響，響聲又不尋常，他是個犯罪心虛的人，那有不



驚慌的一翻身爬了起來。大聲問道：誰呢？向樂山一蹤步，已到了床跟前。隨口應道：是我。張鬍子把帳門一撩，伸出那個鬍鬚頭來。向樂山是何等的眼明手快，一見那鬍鬚頭就看出是那個船夥。那船夥却也看出是向樂山了。祇苦於帳後沒有可逃的路，只能挺身出來，打算和向樂山拚命廝打。他還不曾知道那夜前條船上劫搶的情形，一晌總以為是一般的得手，後遠走高飛了。這時見了向樂山，心裏雖然疑惑，祇是還沒想到向樂山有多大的本領，又欺向樂山祇一個人，手中僅拿着幾寸長的兵器，所以並不懼怯。他也略懂得幾手拳腳，握着拳頭衝向樂山撲來。向樂山到了這時，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張鬍子這點兒拳腳，那有他施展的分兒？一辮尾掃過去，就把他拖翻在地，用腳踏住了胸脯。回頭見帳勾上掛着一條絲腰帶，順手取下來，綑了張鬍子。

電鑲鉸鍊



魯克眼鏡

遠東眼鏡公司

◎ 上海電話大話中海新街中央三七四六四南首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鉸鍊眼鏡，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各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專家，專科檢驗，詳加檢驗，故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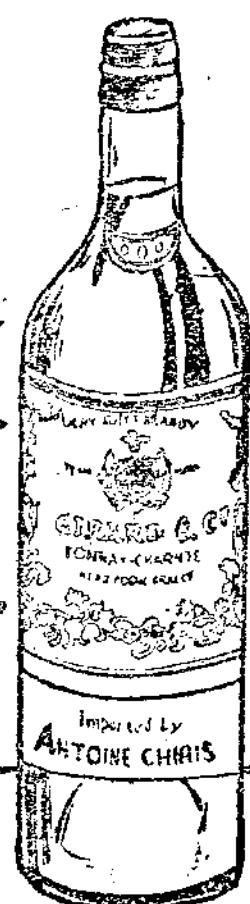
地蘭白牌元三

理經行洋利吉海上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衛生



最美味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五十三回 世表道微倡神怪說 雲翳月蔽聽荒唐言

上達一鼓作氣往振華旅館拜會錢幼訓。不意旅館中人回報他錢老爺前天早上就動身走了。上達看水牌上已無幼訓的名字。知道不是有意擋駕。只得怏怏出來。其實幼訓並未回家。然而也不在棧房裏住了。皆因那天張大小姐向他們要回庚帖之後。幼訓閭家都是氣憤憤的。坐汽車到方公館。將這件事告訴方老太太聽了。方老太太也替他們惹氣說。張家的女兒又不是什麼天仙化人外間的名譽也並不十二分好我看退了婚還是我家的祖宗積德現在你們也不必生氣在我的身上替七侄兒討一個勝過張家的媳婦便了。目下既不要緊辦。

喜事。也不必再住棧房。開消浩大就搬到我們這裏來住着。玩幾天再回天津不遲。幼訓住棧房原爲着兒子辦喜事之故。一天好些錢開消。他已心疼得什麼似的。現在聽方老太太這般說。自然正中下懷。次日就搬到方公館去住了。在棧房中不便實說。諱言動身回家。以致上達也得了同樣的回報。當下走出棧房。心中萬分懊喪。想回家橫豎沒甚事幹。不如往至誠壇中走走。一來自己許多老友都在那裏聚會。跑了這一處。省得一家家登門拜會了。二來自己南來之後。還未到壇叩過天君。此刻也可請他乩示。自己連年遭遇蹉跎。究爲何故。女兒的婚姻不成。內中有何因果。得他指點一條明路。也好略解自己心中的煩惱。念頭轉定。就往這至誠壇而來。原來至誠壇乃是一所乩壇。所謂天君者便是壇中正主元始天尊。值壇的是姜子牙。太上老君也不時臨壇。比干聞仲都是天天來閒談幾句的清客。發起的乃是周樹雄孔子文蔣兆熊等一班前清遺老。在先他們也不過

爲着丟官而後無以自遺。借此消磨歲月。占問休咎的意思。所以偶一聚會。也不天天開沙。不意後來信徒漸衆。政商兩界聞人都有加入。這也關中國人的習氣。如此無論那一種人。手內多了幾文錢。就喜歡燒香拜佛。他們以爲必須如此。方能懺悔。得從前盤剥別人刻薄。別人下來的金錢和一切損人利己的過失。故而廟宇中每有什麼神會。其間三分之一是婦女。三分之一是舞知無識之輩。還有三分之一却要輪到這班在外強兇霸道。到此滿口彌陀的人物了。有時還到南海。天竺去進香。他們自以爲有菩薩作了護符。儘可無所不爲。豈知受實惠的不過一班和尚道士核算起來到底還功不補過呢。這還是對於那無聲無臭的泥神木偶而言。試問現在有了這活龍活現沙盤上寫出字來的神仙菩薩。怎得不教他們五體投地至心皈依呢。所以壇弟子愈傳愈廣。還有問病求方的也絡繹於途。以致沙盤上卜晝卜夜。無時或已。幸虧神力通天。不呼疲乏。然而扶乩的朋友

友却免不了分班當值了。壇中所作的事大都勸人爲善。一種感化人的力量也頗令人不可思議。往往有一毛不拔的吝夫到此間慷慨解囊毫無吝色。每當冬夏兩季施衣給藥種種善舉。至誠壇頗能不落人後。所以外間的名譽倒也甚好。就是時常要參星拜斗。建醮打水陸道場。據個中人說。這乃是在鬼道中做點兒功德。大約他們在鬼世界上的名譽倒也不劣。然而和尚道士歌功頌德的確已實繁有徒了。現在至誠壇彷彿一爿字號老店。生意興隆。財源茂盛。樹雄等一班人便同創業的股東一般。雖不在餘利上面着想。然而每夜到這裏看看香火之盛。善男信女之衆。却也未嘗不怡然自得呢。上達當他們創辦之際。也曾捐過錢的。後來因事北上。壇務也久不過問。日前若非孔子文和章夢周兩個來找他談及這件事。恐怕他早已忘在腦後了。此刻走到至誠壇門口。抬頭一望。果然大非昔比。當他們初次設壇的時候。原是借一家洋貨字號的客堂樓。左統廂住店主。

的家眷。右統廂乃是店東一個朋友的小公館。住着位花枝招展的姨太太。每日裏吞雲吐霧也和他們壇中的香煙繚繞同其鑊鑊。此刻這一所三上三下的石庫門已被他們獨借下來了。那洋貨店主和這位姨太太也雙雙不知所往。上達當初頗賞識這姨太太。今番重履舊地未免有人面桃花之感呢。進門有號房。問事處。給藥處。會客室。總務科等名目。各掛着黑地白字的小牌子。標識氣概十足。井井有序。上達至此倒不敢濫跑濫闖了。卽向問事處打聽茶房。有位孔子文先生來了沒有。茶房回說孔老爺在樓上。你老有名片沒有。上達摸出自己的名片交給茶房。茶房請他會客室裏坐了。自己穿長衫上去。不多一會下來說。孔老爺請張大人樓上坐。上達便隨着那茶房上樓。見右首一間房吊着門帘。旁邊掛一塊董事室的招牌。茶房揭門帘讓他進去。上達走到裏面。就有一個人過來與他拉手道歡迎。乃是孔子文先生。還有一班人見了他。也都站起身。內中有認得

的便招呼他上翁。那陣風吹你到此。我們很記掛你怎許久不到這裏來了呢。其餘不認得的見別人敬重他。也不知他是個怎樣的大人物。彼此都向他鞠躬盡禮。上達還禮不迭。再看招呼他的就是周樹雄蔣兆熊章夢周等一班人。卽忙上前和他們一一問好過了。子文請他隨意坐地上達坐下。細看這間董事室佈置頗爲考究。沙法書樓椅全副都是外國木器。在此談談坐坐果然大足怡情悅性。不由深羨他們在野諸人何等適意。比之自己案牘勞形真是苦樂懸殊了。忽又審度地勢暗想此刻他們諸事棲息晏游之所不是當年那位姨太太吞雲吐霧之場。麼十年世事小滄桑果然大有道理。昔之可望而不可卽者今日竟得縱橫無阻。豈是當初意料所及哉。一念及此不覺感慨系之。子文見他呆想還以爲他攝於天君的靈感咧。卽問上翁。你法壇中到過沒有。上達回言尙未。子文說這是你不能不去的。既然來到這裏怎能不先謁天君快隨我來罷。說時便起身推

開通客堂樓的一扇門。躬爲引導。上達也起身隨他過來。見客堂樓中雖然擺香案花菓。却寂然不見一人。上達大異。問子文沙盤難道已搬了場嗎。子文道。這還是一年前頭的話呢。你不聽得隔房乩聲答答麼。近來神學大昌。遠近各方來求藥問事的每日裏何可勝數。這裏乃是天君仙宮。豈容俗子凡夫擅來冲撞。所以把沙盤移在隔廂。這裏清淨法壇。祇爲供養天君衆弟子參謁之所。你快來行了禮。再往那邊去看。開沙罷。上達聞言。慌忙整其衣冠。尊其瞻視。朝上叩了八個頭。再與子文同到他們扶乩的所在。只見裏面好不熱鬧。地下一排排都是蒲團。善男信女。叩頭膜拜的不一而足。案桌上高燒一對黃燭。爐中檀降燻。熟香煙繚繞。兩個扶乩的手不停揮。正在那裏開仙方呢。上達在旁邊站了一陣。子文拖着他衣襟。說你隨我過來。這裏有更靈異的仙跡。你不可不瞻仰。瞻仰回頭到了北方。也可傳佈傳佈我們的大道。上達不知他說的是怎樣仙跡。當就跟着他轉到後

面一間淨室內。倒也窗明几淨。位置得宜。上達進去却看不出什麼靈異。子文還笑對他望着說。上翁。你看見了沒有。上達驚愕四顧。搖頭道。恕我俗眼。看不清楚。莫非這幾張桌兒櫈兒都是乩筆上扶下來的嗎。子文聽了大笑。說你真可謂想入非非。咧那有乩筆上可以扶出桌兒櫈兒的道理。我說的乃是牆壁上掛的這些照片呢。上達至此也看見這間屋的四週牆上有許多大小鏡框掛着種種照片。看了幾張並不見怎樣精彩。大都似照非照似畫非畫的東西。有些照人像的簡直可算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樣兒。上達因子文說過是仙跡的話。故此不敢輕襲。叫聲子翁。這其間的故事可以講幾樁給我聽聽。嗚子文說那是所當然的。我先告訴你這間屋裏的照片都是熄了火虛空拍出來的。你道奇怪不奇怪。上達聽了果然稱奇。子文又道。你看照片上不是山水人物。色色全的。麼其實拍照的地方並未出大門一步。就在正壇上天尊座前一處地方所拍。豈

非奇中之更奇了。麼上達聽到這裏不由勃添興趣。又仔仔細細的重將壁上照片看個不休。子文指着告訴他說：這第一張四週黑的居中一個白圈裏面隱約有一個人形的便是月裏嫦娥被姜太公行法召來拍的照。因爲嫦娥已久不見世人的面了所以用輕雲自蔽。然而面目還隱約有些兒看得出呢。上達聽了慌忙摸眼鏡出來戴上了細看嫦娥的真相。豈知仍舊一團模糊的瞧不出什麼心中頗覺快快說拍嫦娥的照應該召他一個人獨拍。自能面目清楚爲什麼還要他肩着個月亮兒同來。這是什麼原故？子文道：當初也有人駁過這句話。後來由蔣兆熊太史解釋的。他說月亮是嫦娥的商標。倘若拍嫦娥不帶月亮別人豈不要當他是冒牌的嫦娥？況且嫦娥的相貌並不十分體面。你看圖中這樣一個狹長的面框兒。即使眉目口鼻位置得宜也不脫我們俗語說的瓦爿餅面孔大高也。不過八成賬了。姜太公所以請他來拍這張照片的緣故。實勸世人休得迷。

信。嫦娥是個美女故而特地將他的真面目示人無怪嫦娥要輕雲蔽面默默含羞了上達聞言大笑道難爲兆熊好心思竟想出這篇大道理實在令人佩服之至子文又指着第二張說你來看罷這一張更有趣了上達眼光隨他過去原來是一張花園風景紫竹欄杆上倚着個學生打扮的少年女子這張可不比月裏嫦娥那張糊塗拈花微笑恣態橫生子文說這是生魂照片此女有名有姓至今還在個什麼女學堂讀書當我們照相的時候也在法壇之內連顯影沖洗都是在一間屋內做的事並未出大門一步這張照據太公乩諭是散花仙子的幻相不意印出之後忽有一個某洋行買辦出_外交涉說這張照是他女兒的本相不知怎的被散花仙子偷學他的樣兒拍出照來情願助些善舉收回這張底片後來不知化了多少錢底片讓他收回銷燬事後我們私下請教太公太公說此人平日一毛不拔十分吝嗇故而散花仙子小弄狡猾敲他些兒竹橫你道有趣不。

有趣呢。上達大笑說：有趣極了。可惜散花仙子不能將世間許多小器朋友的妻女一齊攝入照片也可大大的警戒這班守財虜呢。子文又指着第三張相片說：你來看這就是我們天君的真相呢。上達見了暗暗驚異原來這張照片和他從前看過一部木板封神演義上所刻的元始天尊像大同小異。那時不由他不五體投地心欽這其間當真有點兒仙跡哩。子文又把太上老君姜子牙比干聞仲諸像一一指點他瞻仰過了原來他方纔所視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盡是神仙活佛幸虧自己沒輕口白嚼不然豈不大大的罪過。一念及此不覺汗流浹背。心裏頭油然發生一種誠敬的感想對於這些照片如參聖賢如面仙佛大有不敢平視之概了。子文教他隨意請坐上達那敢坐下來說這裏四週都是仙人的法相我們平坐在此豈非大大的不敬嗎。子文笑道：你這個念頭也和我們當初一般迂闊但是沒有乩筆親諭的時候我們也以爲尊重佛像就是敬神如在的。

意思所以初次攝得天君法相之際我們一衆弟子有要往照相館請取佛像的須要預備金鼓旗傘八人大轎方許賣給他一張照片其人也必須齋戒沐浴親身前往請得照像還要前呵後護的送出店門恭放轎內然後由其人親扶轎檳鳴鑼開道而回家中也預備香案全體跪接聖像陳列淨室香花供養這纔算手續完全綜計一張照片的所費不值一圓而一切人夫開消使費非一二十圓不能辦以致一班手頭緊些的朋友都不免望洋興嘆不敢妄想我們還以爲非此不足以表示天君法相的威嚴呢但是有一天蔣兆熊太史不知爲着一件什麼事親到照相館的洗片房中不好了被他目覩一樁事幾乎把他氣殺原來他們把天君的照片浸在一個水槽裏那還在其次最不堪者就是和天君並肩疊股者有妓女有伶人有流氓有學生還有外國婦女印度黑炭更有幾張法國裸體畫片的攝影也與天君同浸在一缸水內另有幾張半乾半濕的天君被他們用別

針。高。高。釘。在。屋。柱。上。彷。彿。犯。了。罪。吊。打。似。的。你。想。蔣。太。史。是。他。弟。子。見。了。豈。不。動。怒。當。時。就。同。那。照。相。店。主。交。涉。店。主。回。頭。的。一。句。話。頗。爲。有。趣。他。說。印。照。片。手。續。不。得。不。如。此。的。你。們。當。他。神。仙。活。菩。薩。祇。能。在。你。們。家。內。敬。重。至。於。我。們。做。生。意。人。的。眼。光。看。來。天。君。和。着。妓。女。實。乃。是一。般。身。價。的。因。爲。印。幾。寸。的。照。賣。幾。寸。的。錢。未。必。見。得。天。君。比。妓。女。高。貴。了。多。少。呢。這。幾。句。話。把。蔣。太。史。駁。得。啞。口。無。言。對。於。照。相。店。主。沒。話。可。以。說。了。惟。有。回。來。質。問。天。君。請。他。的。乩。示。天。君。批。得。頗。爲。圓。滑。他。說。無。論。是。仙。是。人。最。寶。貴。的。就。是。精。神。仙。佛。之。所。以。靈。感。者。非。仙。佛。之。靈。感。蓋。精。神。所。憑。藉。耳。人。身。之。所。能。動。作。者。非。人。身。之。動。作。亦。精。神。所。驅。使。耳。故。一。旦。仙。佛。失。其。精。神。則。仙。佛。無。靈。矣。人。體。失。其。精。神。則。人。體。死。亡。矣。因。而。知。人。體。者。實。一。臭。皮。囊。耳。若。夫。形。相。云。者。更。一。霎。時。之。幻。像。也。試。觀。盛。年。之。像。與。衰。年。之。像。非。截。然。不。同。乎。是。可。知。形。相。尤。不。敵。皮。囊。之。足。以。保。持。也。矜。於。何。有。貴。於。何。有。貧。道。

徇諸子之請故以幻相示人卽色卽空無他無我諸子有以精神敬禮我者我亦以精神酬答之若延接之盡禮不過眩人耳目之所爲而非貧道之本意也至彼市肆中人手續有不得不爾者大道同歸於一生滅本來皆空蔣子之所以謂夔者與貧道殊無與也云云於是我們看見了這篇佛諭方曉得敬神不必徒講形式祇須精神貫注後來請領法相的人也省却許多花費未嘗不是這篇乩文的功效可知佛量寬宏不拘小節民國時代的佛比前清時代的佛開通多了就看乩上扶出來的也大有引用新名詞之處比干丞相當與人談論目的方針還有回姜太公臨乩忽然興起口占唐詩雲淡風輕近午天旁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一首我們都奇怪太公八十遇文王是個出名的老者他還想學少年無怪俗話說壽星老公公常喜歡同小孩子們打撲擗呢上達聞言大笑說子翁近來倒也滑稽得很光景也和乩仙般的比當初開通多了子

文也哈哈大笑說神仙萬能我那敢比擬萬一不過你我老友闔別多年一旦聚首談心自不免言之忘形咧二人就在這陳列神仙照片的房間中談了好些時候子文又告訴上達許多乩仙的靈跡上達聽得津津有味子文也講得娓娓動聽忽然夢周趕了過來說我原想你們不致於出去果然在這裏談天。上翁是難得到此地來的我今兒略盡東道之誼奉邀上翁到道德軒吃素齋還請樹翁兆翁子翁幾位作陪他們都在董事室裏等候着二位倘無什麼要緊的話頭不知可能到了席面上再談否子文笑道你倘有吃局請我別說教我暫時不講話就今兒一天不開口也使得的上達聽得笑了。一面對夢周拱手稱謝道無故叨擾夢翁實在不敢當之至夢周道彼此同壇同師何必太謙於是 he 三個重到董事室中那時這班董事先生大都散的散走的走了原來這一天他們正開董事會上達去時剛值他們開會已畢所以全班人馬都在這裏不然他們集會總得在

夜間九點鐘以後。而且也不能個個到場呢。此刻夢周沒請着的幾位。已各回轉他們吃飯的地方吃飯去了。在座者除樹雄兆熊之外。還有三個是上達素不相識的。夢周替他們介紹。一個名喚戚文章。是開米字號的。一個叫做黃四維。是洋洋買辦。還有一個姓馮的。也是商人。手上帶着很大的金鋼鑽戒。指大約三人中他的財產最多。所以衆人也最恭維他。然而他實在的職業。却沒有告訴上達知道呢。這道德軒就設在至誠壇的對面。所以他們並不乘車。八個人步行過去。剛跨出大門口。忽然有個當差打扮的人。慌慌張張的奔來。見了那姓馮的。就叫他五老爺。園裏有事。東家娘娘請你馬上回去呢。馮五聞言怔了一怔。衆人都吃一大驚。不知又出了什麼事。且待下回分解。

此兒前患面黃骨瘦及服嬰孩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黑龍江財政廳長榮叔章先生乃是下刊照片小兒之父親其來書云小兒自兩歲斷乳之後飲食不進專好果餅之類漸而面黃骨瘦不知何由就醫診治或云有蟲或云疳積莫衷一是頗以爲憂後見報章登有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消食開胃即購一瓶試服三五天果有奇效稍進飲食一月之後竟能每飯半碗可食兩月之後每餐能食一碗今竟常服此片且無停食風寒等患但其片嬰孩服之果然面色紅潤肌肉堅實強壯異常可謂孩童無上之善品也 婴孩自己藥片係韋廉士醫生特製之妙品專治嬰兒及小孩尋常各症即如 寒熱 腹痛 肚瀉 驚風 瘰厥 出牙痛苦 蟑蟲爲患等症是也如尊處無從購買祈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純粹國貨

精粉 調味

素精

『是純粹的中

華民國國貨，是最潔淨最合衛生

的飲食輔佐品，是「居家」「菜館」調和五味最合之物」「家

家所需，人人宜備。定價低廉

優待批發。』

價小瓶三角大瓶六角
目中四角特瓶一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敦
賜里內本公司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
南貨茶食號
大純素精公司處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閻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輯主任 嚴獨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總印發理編輯者

嚴施獨濟

鶴羣局

北京

上海

天津

廣州

長沙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全年	零購		△價目	發行所	總發行所	編輯者
	半年	每册				
五十册	廿五册	實售一角				
實售四元	實售二角	本國一分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日本一分				

出 品 無 憂

有 經 售 機 關

本公司地點適中信用卓著近來信托事業日見發達成績極佳又肯代用腦筋苦心計劃故本外埠各商家之委托買賣者愈見其多茲為普及起見均請大家注意

- (一) 寶號有出品無機關者請來
- (二) 寶號欲推廣生意請來
- (三) 寶號欲計劃營業請來
- (四) 寶號欲推銷存貨請來
- (五) 接洽 本埠面談外埠通信

上海 四馬路 紅屋 世界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部啓